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十五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志中

思玄賦 玄道也德也其作此賦以修道德志意不可遂願輕舉歷遠遊六合之外勢既不能義又不可故退而思自反其系曰回志揭來從玄諆獲我所求夫何思思玄而已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平子時為侍中諸常侍惡直醜正危衡故作思玄非

時俗

張平子舊註 善曰未詳註者姓名摯虞流別題云衡注詳其義訓甚多疏畧而注又稱愚以為疑辭非衡明矣但行來既久故不去焉 翰曰衡時為侍中諸常侍皆惡直醜正危衡故作是賦以非時俗思玄者思玄遠之德而已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而弗違 衡曰訓教也彌終也違避也 善曰論語顏回曰仰之彌高 銑曰哲智玄遠也言志求遠教故無所違 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 衡曰里宅皆居也焉猶安也 善曰論語曰里仁為美 濟曰言非仁里義迹不可追而居之 潛服膺以永靖 善作靚 兮緜日月而不衰 衡曰綿連也 善曰禮記

曰服膺拳拳方言曰靖思也靖與靚同字林曰靖審也　良曰衰敬也

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貞節

衡曰脩善也貞誠也中情其好脩　善曰楚辭曰苟中情其好脩又曰原生受命於貞節　向曰伊維也

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

徒結反　善曰楚辭曰遵繩墨而不頗廣雅曰跌差也　翰曰竦立止禮也言順禮義之繩墨不差跌也

志摶摶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

衡曰摶摶垂貌　善曰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毛詩曰勞心團團憂勞也又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　銑曰言我慕古人之志摶摶然如懸旌旗宛轉不已此心堅固其若結縛

旌性行以製佩兮佩夜光與瓊枝纚

戶圭

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離

衡曰旌明也製裁也纚系也幽深也　善曰白虎通曰所

以必有珮者表德見所能也楚辭曰折瓊枝以繼珮楚辭曰結深蘭之亭亭又曰扈江蘺與薜芷兮紉秋蘭以為珮說文曰鞶幃曰縭幃一名縭爾雅曰婦人之幃謂之縭今之香囊在男曰幃在女曰縭然則縭者即鞶囊之繩也說文曰縭網中繩縭音攜 向曰夜光珠也瓊枝玉也幽蘭香草也言明我性行而製佩用珠寶為之又鞶香草喻已修仁義美行以立身

美襞必積積以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衡曰襞積衣縫也 善曰子虛賦曰襞積褰縐上林賦曰酷烈淑郁楚辭曰芳菲菲兮難虧 良曰襞積重疊也酷烈香氣也允信塵久邈遠虧歇也 言我仁義美行重疊芬芳信久遠難歇也

既姱苦瓜麗而鮮上雙兮非是時之攸珍衡曰姱大麗好鮮寡攸所也濟曰麗美鮮少也雖大美少雙非時所重

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衡曰奮動播散也 銑曰

播布奮振也布振節行無人見聞也

幽獨守此側

善作仄

陋兮敢怠遑而舍勤

衡曰怠懈也遑暇也勤勞也　善曰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尚書曰明明揚仄陋毛詩曰不敢怠遑左氏傳曰人生在勤　翰曰言抱此道居僻側之處終不敢怠暇捨此勤勞之事怠惰也

幸二八之遌

悟

虞兮嘉

五臣作喜

傅說之生殷

衡曰傅姓說名也武丁相也　善曰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言此八人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元善也長也八愷者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言此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成天下之民謂之八愷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傅巖也　向曰遌遇也二八八元八愷也幸慶此人得遇虞舜喜傅說生殷高宗之代而相之

尚前良之遺風兮恫

童後辰而無及衡曰尚庶幾也良善也恫痛也言我後時將無及也恫他公切　善曰楚辭曰竊慕詩人之遺風　濟曰言尚二八傅說之餘風　翰注同何孤行之煢煢瓊兮孑不羣而介立衡曰介特也　善曰毛詩曰獨行煢煢楚辭曰既惸獨而不羣　良曰煢煢獨也介亦獨也感鸞鷟之特棲兮悲淑人之希合衡曰鸞鷟皆鳥名淑善也　善曰鸞鷟喻君子也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山海經曰蛇山有鳥五色飛蔽日名鷟鳥廣雅曰鷟鳳屬也　銑曰特獨也善人亦希與人合彼無合其善作而何傷兮患衆偽之冒真衡曰無合猶不遇也冒覆也　向曰既不與人合者何傷也患衆為偽所冒罔也旦獲讟讀於羣弟兮啓金縢而後信音申叶韻　善曰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乃流言於國曰公將

弗利於孺子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王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乃信周公 翰曰譖謗也周公尚為羣弟流言成王啓金縢之書知周公之德而後信 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 衡曰覽觀也僻邪也毛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 善曰尚書曰蒸民乃粒楚辭曰寧正言不諱以危身 濟曰蒸衆辟法也覽衆人多行邪僻若獨立則被濫法以危其身 曾煩毒以迷惑兮嗟孰可以 善無以 為言己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纘紛而不理 衡曰湛深也懷思也纘紛亂貌 善曰楚辭曰獨便悁而煩毒焉發憤而舒情又曰中瞀亂兮迷惑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沉憂結 良曰曾則毒憂也嗟嘆詞孰誰也已助句也 顧竭力以守義 善作誼 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試象兮

阽鹽焦原而跟古恩止衡曰竭盡也雕虎象獸名尸子中黄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雕虎唯象之未與吾心試焉有力者則又願為牛欲與象鬬以自試今二三子以為義矣將惡乎試之夫貧窮太行之獶也跳賤義之雕虎也而吾曰遇之亦足以試矣阽臨也焦石名也跟踵也尸子又曰莒國有石焦原者廣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却行齊踵焉所以稱於世夫義之為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且齊踵此所以服一時也　善曰彫虎以喻貧試象以喻竭力焦原以喻義言已以執彫虎之貧窮願竭試象之力而守焦原之義上句為此張本　翰同衡注

庶斯奉信善無信以周旋兮要善作惡既死而後已善曰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論語子曰死而後巳不亦遠乎　向曰言我奉此信義以自周旋至死而後止

俗遷渝而事化兮泯

規矩之圓方衡曰遷移也渝變也泯滅也規圓也矩方也善曰楚辭曰因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錯銑曰言俗遷變滅規矩之法寶蕭艾於重笥息吏兮謂蕙芷之不香衡曰蕭艾草名也負曰箪方曰笥並盛食器也濟曰蕭艾臭草也寶之於重笥蕙芷香草也以為不香言國以邪佞為寶忠賢受弃斥西施而弗御兮縶中立騕烏皎褭奴了以服箱衡曰斥却也西施越之美女也御幸也縶羈也服服轅也箱大車也善曰楚辭曰西施斥於北宮兮漢書音義應劭曰騕褭古之駿馬也赤喙元身日行五千里毛詩曰睆彼牽牛不可以服箱良曰西施美女斥而不御騕褭善馬羈縶以駕大車賢才之人斥逐不用或在下位也行頗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衡曰頗傾也離遭也殃咎也翰曰頗僻邪佞也離罹也惟天地之無

窮兮何遭遇之無常衡曰鄭玄曰惟思也　善曰楚辭曰惟天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此　銑曰言我何遭逢無常道之代也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衡曰航船也　善曰抑止也孫卿子曰偷合苟容以持祿周書陰符曰四輔不存若濟河無舟矣楚辭曰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航　向曰不抑操行而且容於代如臨河而無舟可渡也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衡曰干求也　善曰楚辭曰處濁世而顯榮非余心之所樂　濟曰嘗行也欲巧笑求媚於時非我心所行之事襲溫恭之黻衣兮被禮義之繡裳衡曰襲衣也黻黼也五色備曰繡　善曰毛詩曰君子至止黻衣繡裳辮蒲典貞亮以為鞶兮雜五臣作離伎藝以為珩音行　衡曰辮交織也鞶所以帶珮也手伎曰伎體才曰藝珩

珮也　善曰禮記曰男鞶革鄭玄曰鞶小囊盛帨巾者大戴禮曰下車以珮玉為度珮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珩與衡音義同　良曰褩因辮結也言用溫恭禮義貞亮伎藝之美揔集其德以飾冠帶昭綵藻以琱琭五臣作彫琢兮璜聲遠而彌長衡曰綵文綵也藻華藻也字林曰半壁曰璜善曰董巴輿服志曰古者君珮玉尊卑有序及秦以綵組連結於繸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　銑曰言帶之上綵藻彫琢既明珮玉之聲甚長遠也淹棲五臣作栖遲以恣欲兮曜靈忽其西藏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楚辭曰耀靈曄而西征廣雅曰朱明曜靈東君日也　翰曰淹遲游息也言我服此美服遊息自恣以匡時而言忽以過故比日之西藏也恃已知而華予兮鶗啼鴂決鳴而不芳衡曰鶗鴂鳥名也以秋分鳴　善曰楚辭曰歲既晏兮孰華予又曰

恐鶗鴂之先鳴使夫百草為之不芳 臨海異物志曰鶗鴂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服虔曰鶗鴂一名鵙伯勞順陰陽氣而生 向曰將恃己之華盛冀時知我而鶗鴂之鳴使衆草不芳茂猶讒邪所蔽不得進也鶗鴂陰鳥鳴則草木凋傷也 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之為霜 衡曰說文曰遒迫也 善曰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芝草也毛詩蒹葭蒼蒼白露為霜 濟曰三秀芝草也言以才藝之美而不見用為邪佞所奪如靈芝一年三度秀茂而反迫於霜露不得茂盛也 時亹亹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伉 音康叶韻 咨姤 五臣作姤 嫮 曰故 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 衡曰伉儷也咨嗟也嫮猶好也韓衆獲道輕舉者故思依之以流亡 善曰楚辭曰時亹亹而過中又曰恐天時之代序又曰羨韓衆之流得又曰寧溘死以流亡垢惡也 良曰亹亹進貌

疇誰伉偶惡嫥好也言歲漸進四序代謝正道不行誰可以與我為偶嗟好惡之勢不得並居韓終獲仙道輕舉者故思依之相與流亡遠遊也

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彰衡曰漸進也善曰楚辭曰漸冉而不自知兮又曰蹇海留而無成銑曰恐學仙道漸冉不成留於此又被讒邪所蔽而不彰明

心猶豫而狐疑兮即岐阯而臚閭情衡曰即就也岐山名也臚陳也善曰楚辭曰欲從靈氣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孟子曰昔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臚力於切翰曰趾足也岐山之足文王所居也言心疑不決故就文王陳情文王善易因以決疑矣衡實不行蓋以神往其下遊適遐方皆假言之而興比類

文君為我端著兮利五臣作欲飛遯以保名衡曰遯卦名也上九曰飛遯無不利謂去而還也九師道訓曰遯而能飛吉孰大焉此筮得遯之咸

其遯卦艮下乾上上九爻辭云肥遯最在卦上居無位之地不為物所累矰繳所不及遯之最美故名肥遯處陰長之時而獨如此故曰利飛遯而保名史記曰百莖一根劉向曰蓍百年而一本生百莖也　向曰文君文王也文王為我端蓍而筮遇遯卦上九飛遯無不利謂去代而遯逃也故云欲使我用飛遯以保其名也

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 衡曰從初至三為艮艮為山故曰歷衆山從二至四為巽巽為風故曰翼迅風　善曰謂遁卦也楚辭曰歷衆山而日逺又曰步周流於江畔幽通賦雄朔野以揚聲

二女感於崇嶽善作岳兮或氷折而不營 衡曰崇高也嶽五嶽也遁上九變為咸咸感也巽長女兌少女故曰二女從三至五為乾乾為氷故曰氷折而不營　濟同衡注

天蓋高而為澤兮誰云路之不平 衡曰互體四至乾變為兌兌為澤故曰天

為澤言天高尚為澤誰言其路不通者乎欲其行也　善曰周易曰乾為天兑為澤　銑同衡注

自彊善作强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
　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方言曰嶢高貌也　翰曰勔勉也乾為玉故云蹈玉階

崢嶢仕耕反衡曰勔　善曰嶢七行切　崢

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
　衡曰長短謂卜筮也左氏傳曰筮短龜長周禮曰東龜甲屬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東龜青說文曰禎祥也　向曰言得此吉卦猶懼筮有長短不定更鑽龜卜之以觀其祥周禮有東龜之屬

遇九皐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呈
　善作逞　衡曰逞快也　善曰言卜而遇大鳥之卦也素意不逞謂繇辭也毛詩曰鶴鳴於九皐　濟曰介大也言卜兆遇九皐大鳥謂鶴也亦怨其意不得申呈

遊塵外而瞥四列天兮據冥翳而哀鳴

衡曰暫裁見也　善曰莊子曰彷徨塵垢之外　良曰言鶴遊塵埃之外哀鳴於冥翳之中喻孤潔也

雕鷚競於貪婪兮我脩潔以益榮

衡曰競逐也　善曰雕鷚喻小人也楚辭曰皆競進以貪婪力含切　銑曰我鶴也衡以自喻

子有故於元鳥兮歸母氏而後寧

善曰此假卜者之辭也元鳥謂鶴也母氏喻道也言子有故於元鳥唯歸於道而後獲寧也老子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又知其子河上公曰道為天下物母也韓子解老曰母者道也　向曰言已之事有類此鳥惟歸於道而後獲安

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

衡曰俶始也裝束也周易曰同人于郊無悔　翰曰元善辰時也始裝而行

旦余沐於清源兮晞余髮於朝陽

衡曰晞乾也山東曰朝陽　善曰楚辭曰朝濯髮於陽谷夕晞余身乎九陽　濟曰

既沐髮於清源而乾髮於山東矣漱飛泉之瀝液兮咀慈與石菌之流英善曰楚辭曰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瀝流也菌芝也說文曰漱蕩口也石菌石芝也蒼頡篇曰咀噍也良曰瀝液津潤也咀嚼也英華也翾虛緣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去乎八荒衡曰廣雅曰翾飛也淮南子曰四海之外有八澤八澤之外曰八埏八埏之外曰八荒善曰走音奏銑曰翾輕飛也過少皞五臣作昊之窮野兮問三丘乎善作于句芒衡曰左氏傳曰少皞氏有四子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木正該為蓐收金正修及熙為玄冥二子相代為水正也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杜預曰窮桑少皞氏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為民所祀也史記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傳在海中去人不遠及到三山反

在水下　向曰少昊金天氏都於窮野三丘蓬萊方丈瀛洲羣仙所居也句芒東方神言遊東方故問也何道眞之淳粹兮去穢累而彯匹遙輕衡曰不流曰淳不雜曰粹穢德之累也善曰幽通賦曰矧耽躬於道眞楚辭曰昔三后之淳粹又曰除穢累而反眞　翰曰謂三山上仙者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衡曰抃手搏也　善曰列仙傳曰巨鼇負蓬萊山而抃於滄海之中　濟曰巨鼇負蓬萊山雖抃擊而不傾側留瀛洲而採善作采芝之兮聊且以乎長生衡曰瀛洲海中神山也　善曰楚辭曰含沆瀣以長生　良曰留此採芝草服之以取長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衡曰憑依也遐遠也逝往也善曰傅毅七激曰仰歸雲憩遊風淮南子曰出暘谷拂於扶桑十洲記曰扶桑葉似桑樹長數千丈大二千圍

兩兩同根更相依倚是以名之扶桑 銑曰扶桑日出處

飲青岑之玉醴兮餐沆胡朗瀣胡介以為粻音張衡曰青岑山名上高者曰岑沆瀣夕霞也粻粮也廣雅曰沆瀣常氣也 善曰楊雄太玄經曰茹芝英以禦飢兮飲玉醴以解渴楚辭曰飡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食朝霞陵陽子經曰夏餐沆瀣北方夜半氣也 向曰岑山峯也玉醴玉泉也沆瀣露氣也

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崐崘之高岡衡曰昔日夢至木禾令親往是發昔日之夢也穀生也 善曰淮南子曰崑崙之上有木禾焉其穗長五尋山海經曰帝之下都崑崙之墟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郭璞曰木禾穀類也說文曰嘉穀也二月生八月熟得中和故曰禾木王而生木衰而死故曰木禾也 濟注同

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乎稽山衡曰暘谷日所出 良曰伯禹夏禹也稽山會稽山

言自東而南行也

嘉羣臣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

衡曰食僞也　善曰國語曰吳伐越隳會稽獲骨節專車吳子使來問之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乃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韋昭曰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羣神之主故謂之神防風汪芒氏君之名也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左氏傳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尚書朕不食言　銑注同

指長沙以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

善曰尚書曰重華協於帝山海經曰南方有蒼梧之川其中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界中說文存恤也　向曰南鄰南方也

哀二妃之未從兮翩繽處彼湘濵

衡曰二妃堯之女娥皇女英舜妻子　善曰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鄭玄曰離騷所謂湘夫人也舜南巡狩死於蒼梧二妃留江湘之間濵水湄也　翰曰二妃奔之

死於江湘之間其神處於此故哀之翩續美貌流目眺夫衡阿五臣作阿衡兮覩有黎之圮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坡善作陂以孤魂衡曰衡山名也阿山下也有黎高辛氏之火正謂祝融也楚靈王之世衡山崩而祝融之墓壞中有營丘九頭圖矣善曰馮衍顯志賦序曰遊情宇宙流目八紘圮房鄙切託寄也翰曰眺視圮毀懷歸也祝融之墓壞其魂託於山坡愁鬱鬱以慕五臣作之茂遠兮越卬五罔州而遊遨衡曰卬州正南州名也四海圖曰交廣南有卬州其處極熱善曰楚辭曰愁鬱鬱之無快卬五高切躋日中於昆吾兮麭炎火之所陶揚芒熛必遙而絳天兮水泫縣沄云而涌濤衡曰鄭玄曰躋升也善曰淮南子曰日出於暘谷至於昆吾是謂正中高誘曰昆吾南

方山海經曰西海之南其外有炎火之山爾雅曰再成
曰陶丘熛風熾也泫泫沸貌濤水波也芒光芒也熛火
飛也揚雄冀州箴曰冀土縻沸泫泫如湯　濟曰躋度
憩息也度昆吾息炎火所陶之地芒熛火之芒角絳赤
也言南方火氣盛芒角天為赤色也水沸而涌波濤也溫風翕其增熱兮惄奴歷鬱
悒其難聊衡曰說文曰翕熾也　善曰淮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萬
二千里高誘曰北戶孫國名也爾雅惄思也楚辭曰心
鬱悒余侘傺賈逵曰聊賴也韻為勞　良曰翕熱貌惄
憂思也鬱悒煩冤也顝若骨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衡曰顝獨也羈寄也
旅客也　善曰左氏傳陳敬仲曰羈
旅之臣楚辭曰廓落兮羈旅而無友顧金天而歎息兮
吾欲往乎西嬉衡曰金天少昊位也　善曰家語孔子曰生為明王死配五行少皡配金說文

曰嬉樂也　向曰金天西方少昊所主也將西嬉遊故顧歎息也前祝融而善無而使舉麾兮纚力氏朱鳥以承旗銜曰尚書曰右秉白旄以麾案執旄以指揮也秦漢以來即以所執之旌名曰麾謂麾幢曲蓋者也　善曰楚辭曰飛朱鳥使先驅又曰鳳皇翼其承旗　翰曰顓頊至重黎為火正有功命曰祝融纚聯也朱鳥南方星聯之旗欲往西方故使南方舉麾引道躔建木於廣都兮摭之石若華而躊儔躇音除銜曰躔息也摭拾也若華樹名也　善曰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也韓詩曰愛而不見搔首躊躇薛君曰躊躇躑躅也方言曰摭取也躊直由切躇直於切　良曰廣都地名建木木名言至廣都息建木之下若華樹名拾其枝而不進

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闞此國之千歲兮曾

馬足以娱余善曰海外西山經曰軒轅之國在窮山之
際不壽者八百歲龍魚陵居在此狀如鯉
在汪野北其為魚也如鯉汪氏國在西海外此國足龍
魚也銑曰軒轅汪氏龍魚皆國名人皆壽千歲然不
足以娱我也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衡曰蓐收金正該也善
曰好色賦曰周覽九土山海經曰濛山神西望日之所入
其氣員神光之所司郭璞曰蓐收金神也人面虎身右
手執鉞銑曰九土九州之土也蓐收西方神名祖往也言從西方而往中野欻神化而蟬蛻
兮朋精粹而為徒衡曰欻輕舉貌善曰楚辭曰濟江
海兮蟬蛻又曰吸精粹而吐氛濁漢
書音義韋昭曰蟬蛻出於皮殼也向曰自西方而蹷
來欻然若神之化也蟬之蛻以精粹為朋友徒侶也
厥白門而東馳兮云台怡行乎中野五臣作西墅衡
曰漢書音義韋昭

曰蹶踊也　善曰淮南子曰八極西南方曰编駒之山
曰白門高誘曰金氣白故曰白門楚辭曰行中野而散
之台音夷　翰曰蹶履也
白門西方之門也台我也亂弱水之潺士連湲爰兮逗華
陰之湍渚衡曰爾雅曰絕流曰亂郭璞注曰直橫渡也
書曰亂於河逗止也華太華也山北曰陰
善曰山海經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川環之郭
璞曰其水不勝鴻毛漢書京兆有華陰縣　濟注同號
馮夷俾清津兮擢五臣作棹龍舟以濟予音與協韻　衡曰
書傳曰河伯華陰
潼鄉人也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是為河伯淮
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水仙俾使也又曰龍舟鷁首
良曰號呼也言使河伯清津持
棹理舟以濟渡我歸中土也會帝軒之未歸兮悵倘
常
佯而延佇衡曰黃帝葬於西海橋山神未東歸也應
劭曰在上郡周陽縣有黃帝冢也悵倘佯

思貌春秋命歷序曰帝軒受圖雒授歷楚辭曰且倘佯而氾觀　銑曰帝軒黃帝也葬於西海喬山神未東歸故悵然思之而延佇也怬許利河林之蓁蓁側巾兮偉關雎之戒女衡曰偉異也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善曰中山經曰北望河林其狀如蒨郭璞曰說者云蒨木名也毛萇詩傳曰蓁蓁至盛也　向曰怬息也蓁蓁茂盛貌偉美也黃帝之神既未至乃息於河林之中美關雎之詩以戒女也黃靈詹而訪命兮摎居幽天道其焉如衡曰黃靈黃帝也詹至也訪謀也摎求也如之也　翰曰言黃帝既至為我訪謀吉凶之命求天道何之也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衡曰六籍六經也　濟曰黃帝詞也黃帝言天道不可知若近而信之與遠而疑之此兩者六經所不書也神逵昧其難覆兮疇克謨

善作謀而從諸衡曰九交道曰逵覆審也疇誰也克能也謀察也諸之也　良曰逵道昧闇也言神道昧暗難審誰能察而從也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音逝衡曰昆兄也噬食也淮南子曰牛哀病七日而化為虎其兄啓戶而入哀搏殺之不自知為虎也廣雅曰噬嚙也銑曰魯哀公時噬齧也鼈令零殪烟計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衡曰鼈令蜀王名也殪死也禪傳也引長也　善曰蜀王本紀曰望帝治文山下邑曰郫積百餘歲荊地有一死人名鼈令其尸亡隨江水上至郫與望帝相見望帝以鼈令為相以德薄不及鼈令乃委國授之而去　向曰荊人鼈令死弃其尸於江逆流而上至成都而生見蜀帝杜宇宇以為相宇自以德不及令乃委國授之而去死生錯其五臣作而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晣制叶韻五臣作晣　衡曰晣昭

晣也　善曰禮記曰王立七祀曰司命鄭玄曰司命主督察三命史記扁鵲曰疾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晣之曳切東方朔曰司命之神總鬼録者　翰曰晣明也言死生若此舛錯不齊雖司命不能明之

竇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廡音武　善曰漢書曰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竇姬與在行中家在清河願為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趙籍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代籍伍中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強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景帝後立為皇后　良曰後立為皇后故云膺祚繁廡茂盛也

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五臣作卹而絕緒　善曰莽秉政以女配帝遣劉歆奉乘輿法駕迎后於莽第及莽即真后常稱疾不朝會莽誅自投火中死國語曰肆侈不違韋昭曰肆恣也毛詩曰出則銜恤　濟曰自投火而死卹憂也故云絕緒

尉尨眉

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 衛曰尉官名也尨蒼也 善曰漢武故事曰顔駟不知何許人漢文帝時為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駟厖眉皓髮上問曰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即位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於郎署上遂感其言擢拜會稽都尉 良曰郎尉皆官名也文帝至武帝故云逮三葉也

董弱冠而司衮兮設王隧而弗處 善曰漢書曰董賢年二十二為三公哀帝崩賢自殺家惶恐夜葬之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賢造冢墓不異王制賢既見發羸診其尸因埋獄中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周禮曰三公自衮冕而下左氏傳曰晉侯請隧杜預曰掘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 銑同善注

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側 善作反 而靡所 衛曰仍因也恒常也 向曰此數者是吉凶相因反側無所定也 穆

屆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屆至也左氏傳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適齊夢天壓己不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猳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魯人名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余子長而見之則所夢也未聞其名號之曰牛曰唯使為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叔孫疾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於介而退牛不進叔孫不食而卒　翰曰豎官名謂天至穆子之上而壓也悅牛謂以牛為豎也幽主謂不進叔孫之食文斷袪而忌伯兮閹奄謁賊而寧后善曰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鞮伐文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勃鞮斬其袪及入勃鞮求見於是呂甥冀芮畏逼悔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伯楚以呂郄之謀告公韋昭曰寺人掌內人袪袂也勃鞮字伯楚也　濟同善注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昏惑而能

剖良曰通人穆子文公也剖明也贏摘他歷讖楚禁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

內善曰史記曰盧生使人奏籙圖曰亡秦者胡也使將軍蒙恬北擊胡畧取河南地又曰始皇崩李斯與趙高謀詐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也銑曰贏秦姓也胡亥之禍正發於內讖即圖書也摘指也或輦

賄而違車兮孕行五臣作在產而為對衡曰車人名也孕懷子也昔有周譬者家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假之乃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利及期夫婦輦其賄以迯同宿路逢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於夫夫曰生車間名車子也從是所向失利遂貧困善曰見鬼神志及搜神記向曰違避也路逢夫妻寄在車下宿其夜產子故曰孕行而為對

慎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訐音信衡曰訐告也

善曰左氏傳曰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尅尅必甚能無旱乎秋八月大雩旱也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産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占謂自隐度而言也濟同善注**梁**五臣作良**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剚**五臣作傳側吏反**刃**衡曰丁當也善曰呂氏春秋曰梁國之北地名黎丘有奇鬼焉善効人之子姪昆弟好扶邑丈人而道苦之黎丘丈人之市醉而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無苦也其父信之曰譆是必夫奇鬼也我固聞之明日復飲於市欲遇而刺之明旦而醉其眞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迎之丈人望其眞子拔劍而刺之丈人知惑於似其子者而殺其眞子高誘曰誚讓也漢

書蒯通曰不敢剚刃公之腹者畏秦法也韋昭曰北方人呼揷物中為剚 濟同善注 親所睼五臣作視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衡曰睼視也矧況也良曰叟視其子尚不識而殺之況此數者幽冥之事豈可定信無緜攣力全以漳胡冷反善作倖巳兮思百憂以自疹衡曰無勿也緜攣係貌倖引也疹疾也 善曰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銑曰攣緜繫著也漳引疹病也言不可繫著於世事引巳多憂使為病也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棐匪忱市林而祐仁衡曰監視也孔甚也棐輔也忱誠也祐助也 善曰尚書曰天監厥德又曰天威棐忱 向曰言天監視甚明用輔祐誠信仁德湯蠲消體以禱祈兮蒙厖眉江褫斯以拯民衡曰湯帝乙也蠲潔也拯濟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湯尅夏大旱七年乃以身禱於桑林

自以為犧用祈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爾雅曰厖大也褫福也祈或為祊非也　翰曰此由潔體而蒙大福以濟於人

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他辰

衡曰景謚也慮謀也熒惑火星也次舍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有疾司馬子韋曰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君當之若祭之可移於相公曰相寡人之股肱除心腹之疾移於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為國無民何以為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民歲不登何以畜民子韋曰君善言三熒惑必退三舍延命二十一年視之信一舍七度三七二十一當更壽二十一年　濟同善注

魏顆亮以從治兮鬼亢回以斃

五臣作斃

秦

善曰左氏傳曰初魏武子有嬖妾武子有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疾甚則曰必以殉及卒顆嫁之及輔氏之役顆見老夫結草以抗杜回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曰余乃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

報也　良曰杜回秦之力士故云亢回咎繇邁而種德
斃秦亮信也此由顆信而從治命也
兮樹德懋于英六善曰尚書禹曰咎繇邁種德史記曰帝禹封臯陶之後於英六　銑曰邁行種布其德禹封咎繇之後於英六之國其德懋於此地楚末乃滅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凋而已育衡曰桑末木名也根生寄生也卉草木凡名也育生也凋落也　善曰舊注之意以卉即桑末也言桑末寄夫根生桑末既凋而寄生已茂以喻臯繇之後封於英六衆國已滅而英六獨存言積德之後必有餘慶也　向曰桑樹之末而有寄生也有衆草皆凋此獨育茂猶衆國既滅咎繇之後尚存
無言而不酬兮又何往而不復衡曰復返也　善曰邁德行仁必貽後慶如有言必酬有往必復也毛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禮記曰往而不來非禮也周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向

曰無言不酬何往不復此所以答答餘之德也**盍遠迹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善曰言何不遠迹以飛聲遊六合而訪道誰謂時之可蓄而不可行乎言時易逝也鄭玄論語注曰盍何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　翰曰此皆假黃帝之詞也言吉凶不定惟在道德而已何不遠遊以飛英聲時之易逝不可蓄而止也**仰矯首以遥望兮魂惝惘**音罔五臣作惘惝**而無傳**善曰甘泉賦曰仰矯首以高視楚辭曰悵惝惘兮永思　濟曰矯舉也惘惝不平貌無傳言無儔匹**逼**五臣作偪**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遊**衡曰逼迫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曰悲世俗之逼隘楚辭曰宣遊兮列宿順極兮彷徨　良曰宣徧也謂中國隘陋將北度徧遊域中**行積氷之皚皚**善作磑磑**兮清泉沍而不流**善曰淮南子曰八紘北方曰積氷高

誘曰北方寒氷所積名積氷也磑磑高貌牛哀切方言曰磑堅也左氏傳曰固陰沍寒杜預曰沍閉也銑曰皚皚氷厚貌沍凍也言北地寒也寒風凄其永至兮拂穹岫之騷騷衡曰凄寒貌善曰騷騷風勁貌音修向曰穹岫山峯也騷騷風聲元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五臣作宛而自糾平聲叶韻衡曰春秋漢含孳曰太一常居後元武蔡邕月令章句曰北方元武介蟲之長文子曰騰蛇無足而騰也蜿曲也翰曰龜與蛇交曰元武北方神獸也殼甲也騰蛇似龍亦北方獸也或縮於甲中殼自宛而糾繞皆苦寒也魚矜鱗而并凌去兮鳥登木而失條衡曰凌氷也善曰矜寒貌凌力證切濟曰矜竦其鱗也并凌凍貌鳥登木失柯條寒也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欷虛義而增愁善曰楚辭曰選鬼神於太陰兮漢書

曰以陰陽言之太陰者北方也說文曰屏蔽也慨太息也屏與庰古字通又曰大泣曰欷何休曰欷悲也火既切　良曰太陰北方也於此令我歔欷增憂也

坐**怨高陽之相寓兮佃**衆乞**顓頊而宅幽**衡曰高陽帝顓頊也相視也寓居也佃小貌也　善曰家語孔子高陽配水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山名幽都之山黑水出焉佃去鳳切　銑曰怨顓頊居此小陋之地北稱幽也

庸纖路於四裔五臣作垠音銀**兮斯與彼其何瘳**音抽　衡曰瘳愈也南至炎火鬱邑無聊北至積冰含欷增愁此與彼何以相愈乎庸勞也纖曰緯　善曰言涉路東西有似於纖也　向曰庸用也纖往来於道如纖也垠際也言我往来道路於四遠之際皆不足留言與此無相愈也

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緤薛**乎不周**善曰楚辭曰踔絕垠乎寒門又曰登閬風而緤馬王逸曰緤繫也楚辭曰

路不周以左轉王逸曰不周山名也在崑崙西北漢書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軼先驅於寒門注寒門天北門也左氏傳曰臣負羈縶縶馬絆也大荒經西北海之外大荒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淮南子曰昔共工與顓頊爭為帝共公怒而觸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故今此山缺壞不周而已　翰曰言寒門北極門也縶馬轡也言縱轡於不周山也迅焱五臣作飆潚肅其媵弋登我兮鶩翩飄而不禁越谽火含閜呼加之洞穴兮漂通川五臣作淵之碄碄力金經重陰善作瘖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深潛五臣作潛深衡注同善曰爾雅曰風飄謂之焱谽閜大貌漂浮也碄碄深貌重陰地下也寂寞靜貌墳羊土精怪也上林賦曰通川過於中庭國語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土之怪曰墳羊唐云墳羊雌雄不成者也閜火加切碄音林瘖古字

濟曰迅潚疾貌媵送也翩飄輕貌不禁言輕疾也谽閜空大貌啉啉深廣貌寂寞幽靜貌言風送我其行輕疾越空大之穴浮廣深之淵經地下幽靜之界念土精於此潛處

追荒上忽於地底兮軼逸無形而上浮

善曰荒忽幽昧貌甘泉賦曰窺地底而上廻楚辭曰覽方物之荒忽春秋説題辭曰元氣以為天混沌無形　良曰追馳也荒忽無形貌出此而上浮行

出石密之闇野兮不識蹊之所由

衡曰蹊路也由自也　善曰山海經曰密山是生玄玉黄帝取密山之玉策而投之鍾山之陰然下既有鍾山此石密疑是密山　銑曰路出石寘密之野不知路徑所從

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

善曰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山海經曰鍾山之神曰燭陰郭璞曰即燭龍也　向曰速徵也燭龍鍾山神也炬火炬也休息也至鍾山而神息也

瞰瑶

谿五臣作溪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衡曰瞰瞻也瑤谿赤岸謂鍾山東瑤岸也祖江人名也劉殺也　善曰山海經曰欽䲹殺祖江於崑崙之陽帝乃戮於鍾山之東曰瑤岸欽䲹化為大鶚郭璞曰䲹音丕　翰同善注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五臣作饑衡曰王母西王母也銀臺王母所居羞進也療愈也善曰史記曰三神山仙人在焉黃金白銀為宮闕王母仙者故假言之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玉芝　濟曰既至崑崙山聘西王母於銀臺之中進白芝以療其飢也

戴勝慭魚靳其既歡兮又誚才笑余之行遲衡曰戴勝謂西王母也慭笑貌誚讓也　善曰山海經曰西王母其狀如人戴勝是司天之厲　郭璞曰勝玉勝　良曰戴勝西王母冠也誚笑也

戴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虙妃衡曰浦涯也　善曰列仙傳曰毛女

者宇玉姜在華陰山中體生毛所止巖中有鼓琴聲楚辭曰迎虛妃於伊浦良曰玉女太華神女乘車而來也虛妃洛神也使名取之咸姣狡麗以蟲媚兮增嫮向故眼五臣作服而蛾

眉舒訬五臣作眇婧才姓又音精之纖腰五臣作要兮揚五臣作楊音陽雜錯之

袿珪徽善曰楚辭曰嫮目宜笑眉曼訬婧細腰貌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青絳謂之緣袿古攜切爾雅曰婦人之徽謂縭郭璞曰即今香纓也訬音眇說文曰婧妍婧也　銑曰姣麗蟲媚皆美貌嫮好也眇婧纖腰貌袿徽皆婦人服也

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礫五臣作礫音歷以遺

光善曰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丹上林賦曰宜笑的皪　向曰離猶開也的皪明貌獻環琨與

琛縭離兮中厥好之玄黃善曰白虎通曰所以必有珮者表德見所能也故循道無

窮則佩琛能本道德則佩琨薛君韓詩章句曰縭帶也尚書曰厥匪玄黃琨音昆　良曰琛琨皆玉佩琛玉也縭帶以玉飾又以玄黃之繒申其好也

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

衡曰豔美色也　善曰賂美謂琛琨玄黃也楚辭曰怨靈修之浩蕩　濟曰雖二女色豔琛琨玄黃之賂甚美而我志浩蕩不以為嘉善

雙材悲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

善曰雙材謂玉女處妃也劉歆列女傳頌曰材女修身廣觀善惡　銑曰雙材即二神女也悲我不納而詠歌詩也

歌曰

天地烟熅百卉含葩

衡曰烟熅和貌　善曰周易曰天地烟熅萬物化醇　向曰烟熅美氣也卉草葩華也

鳴鶴交頸鵙鳩五臣作雎**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

善曰周易曰鳴鶴在陰詩曰關關雎鳩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綽約若處子毛詩曰有女懷春

翰曰雎鳩鳥名處子處女也懷春有所思

如何淑明忘我實多衡曰淑善也淑明謂衡也　善曰論語摘輔象曰仲弓淑明清理毛詩曰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濟曰忘我實多二女恨詞

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紀力行衡曰爰於是也亟疾也　善曰毛詩曰爾之亟行皇脂爾車　良曰將答二女所賦之詩而不暇於是整駕疾行也

瞻崐崘之巍巍兮臨縈河之洋洋衡曰巍巍高貌縈紆也言河之曲也　善曰史記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侖　毛詩曰河水洋洋毛萇曰洋洋盛大也　銑曰洋洋流貌

伏靈龜以負五臣作貝坻直夷兮亘螭勑加龍之飛梁衡曰坻所以止船也　善曰楚辭曰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　向曰坻洲也可以止舟亘橫也飛梁浮橋也皆使神物為也

登閬風之層城兮構

不死而為牀衡曰閬風崑崙山名也 善曰十洲記曰崑崙北角曰閬風之顛山海經曰崑崙開明北有不死樹郭璞曰言常生也翰曰崐崘山有不死樹構之以為牀屑瓊五臣作瓊蘂以為糇五臣作糧兮斢白水以為漿衡曰屑碎也糇糒也 善曰瓊蘂也楚辭曰精瓊劆以為粻王逸曰劆屑也毛萇詩傳曰糇食也又曰斢挹也楚辭曰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王逸曰淮南子曰白水在崑崙之源也蘂而髓切斢居于切 濟曰瓊蘂玉英也屑以為糧斢酌也抨音萌巫咸使占夢兮乃貞吉之元符善曰言我昔夢木禾令令巫咸占之也楚辭曰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曰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時也抨普耕切 銑曰抨使也令使巫咸占之乃得貞吉之善符滋令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為敷衡曰滋繁也不華而實謂之秀 善曰言

已有令德類禾之有嘉秀也尚書曰惟爾令德孝恭濟曰滋盛嘉善秀美敷布也言木禾之穟當宜盛發令德為正中之道含善美以布於人

既垂頴而顧本兮亦要思乎故居

善曰言禾垂頴以顧本猶人之思故居也淮南子曰孔子見禾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乃歎曰我其禾乎高誘曰禾穗向根故君子不忘本也　良曰頴穗也既垂而顧本要思於故鄉

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

衡曰姑且也懿美也廬居也　善曰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　銑曰宜以和靜自安隨時順俗且是純美之所居也

戒庶僚以夙會兮僉供職而並迓

五臣作來

衡曰庶僚即下豐隆列鈌等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僉皆也　向曰僚官迓迎僉諧也占夢宜還故戒眾神之官早集皆供其職迎我而歸也

豐隆軯

善普萌

其震霆兮列鈌煋

五臣

作䨘其照夜衡曰豐隆雷公也軒聲貌震霆霹靂也列缺電也䨘光貌　善曰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羽獵賦曰霹靂列缺吐火施鞭軒普耕切　翰同衡注雲師䨴徒感以交集兮凍雨沛普賴其灑塗音度叶韻衡曰雲師雨師也䨴陰貌巴郡謂暴雨為凍雨沛雨貌塗路也　善曰諸家之說豐隆皆曰雲師此賦別言雲師明豐隆為雷也故留舊說以廣異聞楚辭曰使凍雨兮灑塵　濟曰言將歸雷電雲雨之神並以從行䡨魚綺琱音凋輿而樹葩兮擾應平龍以服輅善曰爾雅曰載轡謂之䡨郭璞曰䡨車軛上環轡所貫也琱輿琱玉之輿爾雅曰玉謂之琱葩蓋之金華也獨斷曰乘輿車皆車蓋金華爪擾馴也廣雅有翼曰應龍輅車也　良曰䡨正車也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衡曰森衆貌屯聚也　善曰楚辭曰百神翳其備降振

余袂而就車兮脩劒揭以低昂衡曰揭卬貌向曰揭劒動貌也冠𡸣𡸣其映蓋兮佩綝林纚五臣作麗音離以煇混煌衡曰綝纚盛貌𡸣𡸣冠貌煇煌珮光貌善曰𡸣五咸切翰曰𡸣𡸣高貌綝纚盛飾貌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去騰而超驤善曰楚辭曰僕夫懷余心悲又曰撰余轡而正策又曰駕八龍之蜿蜿又曰超驤濟曰儼敬也八乘以八馬駕車驤舉也氛旄溶上以天旋兮蜺旌飄以飛颺五臣作揚善曰氛旄氛氣為旄也楚辭曰連五宿兮建旄揚氛蜺以為旄盛貌宋玉笛賦曰天旋少陰白日西靡高唐賦曰蜺為旌溶音勇良曰旄麾以氛氣為之溶究轉貌如天之回旋以蜺為旌而飛揚也撫軨零軹紙而還睨兮心勺市灼濼五臣作灼爍其若湯衡曰勺濼熱貌

善曰說文曰無輻曰輇軹車輪小穿也又曰睨邪視也楚辭曰忽臨睨夫舊鄉又曰心涫沸其若湯軹之氏切涫音換　銑曰輇軹車牆間橫木也羡上都之赫戲平兮何迷故而不忘衡曰羡欲也赫戲盛貌迷惑也何惑舊故而不忘新愚以為當去已之迷故之心也　善曰言已願上都之赫戲是何迷已之故而不能忘謂不忘上都也楚辭曰陟登皇之赫戲兮　向曰羡慕也上都天帝居也赫戲光盛貌言從崑崙而歸猶思慕天上之遊何迷棄故鄉不忘遊從也左青琱之五臣作以揵巨偃芝兮右素威以司鉦音征　善曰芝小蓋也禮記曰君行左青龍而右白虎也說文曰揵豎也鉦鐃也　翰曰青琱青文龍素威白虎言左使青龍豎芝蓋右使白虎主鉦鼓前長離使拂羽兮後五臣無後委水衡乎元冥衡曰委屬也水衡官名也　善曰司馬相如大

人賦曰前長離後矞皇如淳曰長離朱鳥也禮記曰前行朱鳥而後元武又曰鳴鳩拂其羽家語季康子曰吾聞元冥為水正此即五行之主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左玄冥而右黔雷　濟曰長離南方朱鳥鳳也使拂羽毛水衡掌山澤之官元冥北方之神委以此職

屬箕伯以函含風兮澄淟他典涊奴典而為清衡曰函含也懲騰清靜也　善曰風俗通曰風師者箕星也主簸揚能致風氣易曰巽為長女長者伯之故曰風伯也楚辭曰切淟涊之流俗兮王逸曰淟涊垢濁也　良曰淟涊混濁也言函懷其風以澄混濁之氣使清冷也

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五臣作鑾之譻譻烏庭反　衡曰鸞鸞鑣也　善曰楚辭曰載雲旗之委蛇又曰鳴玉鸞之啾啾譻古嚶字　銑曰離離飛貌鸞鑣也譻譻聲也

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蠛蔑蠓莫孔切五臣作蠛蠓而上征善曰

楚辭曰涉清雲而汜濫兮甘泉賦曰騰清霄而軼浮景又曰浮蠛蠓而撇天楚辭曰溘埃風而上征向曰清霄天邊微雲也遐遠也戢㬶遊氣也征行也

紛翼翼以徐戾兮焱五臣作猋必遥切回回其揚靈衡曰戾至也善曰說文曰焱火華也言光之盛如火之華楚辭曰皇剡剡其揚靈王逸曰揚其光靈也翰曰紛盛貌翼翼行貌焱光也回回光貌靈神靈也

叫帝閽使闢扉兮覲天皇于善作於瓊宮衡曰叫呼也閽主門也闢開也扉宮門闥也善曰楚辭曰吾令帝閽開關兮揚雄甘泉賦曰選巫咸兮叫帝閽濟曰帝天也閽守門人扉門也覲見也天皇天帝也瓊宮天帝之宮也

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曳以彤彤融衡曰廣樂樂名也展信也洩洩彤彤皆和樂貌善曰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

九奏萬舞左氏傳曰鄭莊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彤彤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杜預云融融和也洩洩舒散也融與彤古字通也　良曰考治亂於律聆聽也廣樂大樂也樂成九故九奏也

均兮意建五臣作建始而思終衡曰均所均聲也建立也善曰琴道曰琴七絃足以通萬物而考治亂也樂汁圖徵曰聖人往承天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均長八尺施絃以調六律五聲　銑曰律十二律均五均也言考治亂之聲於此自始及終意而思之惟般五臣作盤逸之無斁亦兮懼樂往而哀來善曰莊子曰樂未畢也哀又繼之　向曰惟亦思也盤樂斁厭也言思樂逸無厭懼樂盡而哀至也素女撫絃而餘音兮太容吟曰念哉衡曰建始念終也素素女也淮南子曰素女黃帝時方術之女也　善曰史記曰秦帝使素女鼓五

十絃瑟舊注本素下無女字今本並有之尚書曰帝念哉　銑曰素女神女也絃琴瑟也太容黃帝樂師吟嘆也樂師歎曰念哉使我戒慎逸樂也既防溢而靖志兮迨我暇以翱翔衡曰靖靜也迨及也廣雅曰翱翔浮遊也　善曰毛詩曰迨我暇矣又曰將翱將翔　向曰既將防其逸樂以安其志及我閒暇以翱翔也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之閬閬音郎　衡曰天文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後句曲四星一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衛十二星藩臣也皆曰紫宮　善曰紫宮太微二星名也春秋合誠圖曰紫宮帝太宮也又曰太微其星十二字林曰閬高貌甘泉賦曰閬閬其寥廓　翰曰肅肅閬閬二宮室宇貌天帝居紫微宮我出於此入於太微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將將七將反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漢中四星天騎一曰

天駟旁一星王良主天馬也漢書曰營室為清廟又曰離宮閣道　濟曰王良古善御者上為星主天馬也駟天駟星也踰越也閣星名將將高貌

高

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

善曰青林天苑星也河圖曰桐栢山下為掩畢三危山上為天苑　良曰罔車畢星也幕幕盛也芒芒廣大也言馳獵於此

彎

威張之拔滿割**剌**力割切**兮**五臣無兮**射嶓**波**冢**五臣作冢**之封狼**

衡曰彎引也威張星名也拔剌彎弓貌　善曰揚雄河東賦曰攫天狼之威張漢書曰狼下有四星曰弧淮南子曰琴戒撥刺高誘曰撥刺不正也河圖曰嶓冢上為狼星拔方割切剌力達切　銑曰嶓冢山上為封狼星封大也

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泊郎**硠**音郎

衡曰壁營壁也壘中壘也北落星名也伐擊也河鼓星名也磅硠鼓聲也　善曰漢書曰羽林天軍西為壘或曰

鍼旁一大星曰北落爾雅曰河鼓謂之牽牛今荆人呼牽牛星為檐鼓檐者荷也乘天潢之汎

汎五臣作泛泛兮浮雲漢之湯湯式羊反衡曰湯湯水流也善曰樂緯曰商為五潢宋均曰五潢天津之别名也毛詩倬彼雲漢翰曰泛泛浮貌雲漢天河也倚招搖攝提以

低回㓹渠幽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遹聿皇衡曰攝提星名形似車善曰漢書曰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為招搖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㓹流繚繞也漢書曰攝提直斗柄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越絶書范蠡曰天貴持盈不失日月星辰紀綱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宋均曰和栗氣和而嚴正綢繆連緜也遹皇往來貌濟曰低回㓹流環繞也二紀日月也五緯五星也綢繆連續也遹皇行貌

偃蹇夭嬌娩五臣作婉芳萬切連卷權兮衡曰纂要曰濟人謂生子

曰婉 善曰偃蹇驕傲之貌也夭蟜自恣之貌也婉跳也連卷長曲貌婉匹萬切 良曰皆二紀五緯運行也

雜沓叢顇颯以方驤 善曰衆多之貌顇音悴 銑曰乍合乍離貌也 戫或汩于筆

飂聊戾普賴沛以罔象兮 善曰皆疾貌罔象即仿像也楚辭曰沛罔象而自浮戫一六切 飂力凋切淚音戾 向曰或疾或遲貌

爛漫麗靡貌以迭遏音唐五臣作遌 善曰爛熳分散貌藐遠貌迭過也遏突也 翰曰光彩相過越也

凌驚雷之砊苦郎磕苦蓋兮弄狂電之淫裔 衡曰淩乘也淫裔電貌 善曰楚辭曰淩驚雷軼駭電兮砊磕雷聲也上林賦曰滢滢裔裔砊音康 濟曰言我既遊涉星辰更淩雷弄電驚狂砊磕滢裔皆雷電貌

踰痝上五臣作厖鴻上於宕蕩冥兮貫倒景而高厲 衡曰痝鴻宕冥皆天之高氣也 善曰孝經援神契

曰天度痝鴻孳萌宋均曰痝鴻未分之象也楚辭曰貫濛鴻以東朅兮說文曰宕過也冥窈也淩陽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楚辭曰颯弭節而高厲痝莫孔切鴻胡孔切宕徒浪切 良曰濛鴻元氣也宕冥窈冥也倒景日在下其光上照踰越貫度於此以高舉也

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窺乎天外據開陽而頫眡五臣作俯視兮臨舊鄉之諳上善本作暗諳烏蓋反 衡曰宋玉大言賦曰長劍耿耿倚天外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六開陽也楚辭曰忽臨睨夫舊鄉 銑曰開陽星斗中一星名也既至天外乃下據北星俯視舊鄉暗諳然纔似見也

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悄悄而思歸衡曰楚辭曰將以遺兮離居字林曰悄悄忿恨也 善曰毛詩曰勞心悄悄烏玄切 向曰悄悄憂心也

䰟睠睠而屢顧兮馬倚輈

張流而徘徊雖遊娛五臣作遨以媮俞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出閶闔兮降天途乘焱五臣作猋必遙切忽兮馳虛無衡曰楚辭曰倚閶闔而望兮又曰乘迴風而遠遊服虎甘泉賦注曰焱風也上林賦曰凌驚風歷駭焱乘虛無與神俱　善曰韓詩曰眷眷懷顧毛詩曰屢顧爾僕楚辭曰聊假日而媮樂兮閶闔天門也降下也　翰曰輈車轅也媮歡也閶闔天門言雖遨遊媮樂豈可使我長懷愁慕舊居而已遂出天門從空而下焱忽虛無皆空也雲菲菲五臣作霏霏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旟余繽匹鄰連翩兮紛暗上曖愛儵眩縣眩云兮反常閭衡曰楚辭曰雲菲菲而承宇眇眇遠貌周禮曰鳥隼為旟眩眩目視不明貌　善曰眩音縣　濟曰霏霏雲貌輪車輪眇眇風貌旟旗類也繽連翩盛下

來貌紛暗曖猶怳忽閒也儵眣眩疾貌反常閭歸舊居也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脩初服之娑娑兮長余佩之參參善曰左氏傳曰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毛詩曰逸豫無期楚辭曰神要眇以淫放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楚辭曰退將脩吾初服又曰長余佩之陸離 向曰衡既縱心遠遊念代不可棄去故復歸之於此修其道德乃收卷放逸之心修我初之服佩娑娑參參皆盛貌文章奐五臣作煥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翰曰煥光粲爛明貌言衣服光明從風也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衡同濟注毛詩曰依彼平林 濟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以駕而御之以道德為林而於此遊也結典籍而為罟古兮敺五臣作驅儒墨而為禽衡曰儒家者述聖道之書也以仁義

為本以禮樂為用墨家者強本節用之書也以貴儉尚賢為用　善曰敺音驅墨墨家流也　良曰結典籍之義為罔敺儒墨之道為禽而獨取之

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阪之欽五臣作欽崟音吟　善曰孫卿子曰四時代御陰陽交化周易曰四時變化毛詩曰大姒嗣徽音琴操曰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有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歔欷歸耕来兮安所耕歷山盤兮　銑曰玩習徽美也曾參耕於太山虞舜耕於歷山嘉慕此道而將為之欽崟高貌

恭夙夜五臣作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衡曰不貳不差貳也服所服事也　善曰毛詩曰夙夜在公楚辭曰事君而無貳　向曰服行恭承也夙夜無二心固始終之所行也

夕惕若厲以省諐兮懼余身之

未勑衡曰勑整也　善曰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無咎翰曰惕驚厲危𠊱過也言我夕警若有危事以自戒慎將寡省其過懼余身之未整

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女六反　善曰楚辭曰苟余情之端直又曰國無人兮莫我知小雅曰小愧為恧　濟曰且中情正直人雖不知吾吾亦不愧也

默無為以凝志兮與仁義乎逍遙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善無必歷遠以劬勞善曰老子曰上德無為楚辭曰超無為以志清上林賦曰馳騖乎仁義之塗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河上公曰聖人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見天下矣毛詩曰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向曰衡言行道義翫篇籍不出於戶天下可知何必劬勞以遠遊

系曰衡曰系繫也重繫賦之意也　翰注同

天長地遠善作久歲不留善曰老子曰天

長地久　俟河之清秖懷憂 衡曰秖適也　善曰左氏傳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　良曰黄河千年一清以喻明時也言天地長久而人易老明時如河清難待　秖令我懷愁也　願得遠渡 五臣作度 以自娱上下無常窮六區 善曰楚辭曰遠渡世以忘歸六區上下四方也周易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　銑曰願遊娱徧於六合　超踰騰躍絶世俗飄颻 善作遥　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稀 向曰既與世絶而神遊逞我所欲也　翰曰階升稀少也言天不可階升仙者復少何能去也　柏舟悄悄吝不飛 濟曰柏舟詩篇名其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静言思之不能奮飛悄悄憂貌吝恨也言怨小人在朝恨不如鳥奮翼而去　松喬高跱孰能離 衡曰松赤松子喬王喬

良曰時立離附也言仙人赤松子王子喬高立物外誰能往而附之**結精遠遊使心攜**五臣作攜　善曰楚辭曰願舉輕而遠遊銑曰攜離也言結束精神遠從仙遊徒使我心攜離**迴志朅來從玄謀獲我所求夫何思**衡曰朅去也善曰劉向七言曰朅來歸耕永自疎向曰迴其志情以從玄聖之道而復行之亦可謂獲我所求之事夫復何思慮也

歸田賦

張平子

翰曰衡遊京師四十不仕順帝時閹官用事欲歸田里故作是賦

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未期善曰淮南子曰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　高誘曰羨願也左氏傳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

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也濟曰無明畧衡謙詞也河清喻明時臨川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衡言徒羨榮祿不如退脩其德矣將待明時固未期也

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

善曰史記曰蔡澤燕人遊學干諸侯不遇從唐舉相舉熟視而笑曰先生偈鼻戴肩魋顔蹙頞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知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取吾不知者壽也願聞之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澤笑而謝之說文曰慊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 良同善注

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

善曰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王逸楚辭序曰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而樂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嬉樂也 銑曰諒信也天道微昧不可知且與漁釣之父同樂於川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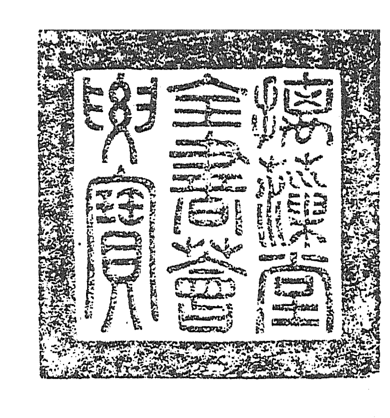
超埃塵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於是仲

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習鬱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倉庚哀鳴善曰世務紛濁以喻塵埃莊子曰遊乎塵埃之外儀禮曰令月吉日鄭玄曰令善也雎鳩王鳩也郭璞曰雎類也爾雅曰倉庚黃鸝也鸝音利　向曰王雎倉庚皆鳥也交頸頡頏平關關嚶嚶烏耕反　善曰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爾雅曰關關嚶嚶音聲和也　翰曰相與交其項而為聲自得其性也於焉逍遙聊以娛情善曰毛詩曰於焉逍遙　濟曰與鳥同樂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丘善曰言已從容吟嘯類乎龍虎春秋元命苞曰孤星高則羣龍吟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　良曰方澤大澤也雲從龍風從虎故龍虎吟嘯以名風雲仰飛纖繳酌俯釣長流觸五臣作解矢而斃貪餌吞鉤落雲間之逸

禽懸淵沈之魦沙鰡音留善曰楚辭曰知貪餌而近斃列子曰詹何以獨繭為綸芒針為鈎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楚王問其故詹何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纖繳連雙鶬於青雲之際臣因學釣五年始盡其道毛萇詩傳曰魦鮀也字指曰鰡魦屬銑曰纖繳弋射也鳥飛高所以仰射魚沈深所以俯釣鳥致斃由觸矢魚吞鈎由貪餌逸禽鴻鴈也魦鰡魚也鳥在上故云落魚在下故云懸于時曜靈俄景繼善作係以望舒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望舒月御也俄斜也　向曰曜靈日也俄邪也極盤善本作般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遺誡將五臣作且迴駕乎蓬廬善曰尚書曰般遊無度注曰精神安靜馳騁呼吸精散氣亡故發狂劉向雅琴賦曰潛生蓬廬之中巖石之下　翰曰劬勞也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感此誡而歸於蓬廬彈五

絃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善曰五絃琴也樂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蔡邕琴操曰伏羲氏作琴絃有五者象五行也周周公孔孔子也濟曰五絃琴舜所作也圖書周公孔子之所脩之書言慕古人之道故彈此琴而詠此書也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軌法也鄭玄毛詩箋曰模法也莫奴切良曰翰筆也奮藻謂著文章陳述伏羲神農黃帝之道德苟縱心於域善作物外安五臣作焉知榮辱之所如善曰班固漢書賈鄴述曰榮如辱如有機有樞向曰衡苦於時政故以此辭自解苟且如往也

文選卷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賈捷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十六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三十五 集部

文選卷十六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志下

閒居賦并序 善曰閒居賦者此蓋取於禮篇不知世事閒靜居坐之意也潘安仁者晉武帝時人

潘安仁 翰曰禮記有閒居篇岳取以為賦名言將不涉世事自取閒逸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題善作書之以巧宦之目未嘗五臣作曾不慨然廢書而歎善曰漢書汲黯傳曰黯姊子司馬安巧善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班固司馬遷贊遷有良史之才李陵書能不慨然史記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讀樂毅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黯於減切慨許既切　銑曰良史則班固也慨然歎息也

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善曰西京賦曰小必有之大亦宜然　向曰宜然宜有之也

顧常以為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周易用無常道事無軌度廣雅曰軌迹也老子曰善行無轍跡又曰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河上公曰玄天也言其節志精微

與天通也漢書平當書曰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延篤與張奐書曰烈士殉名立功立事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効致也　向曰軌迹也非至聖及微妙之人必效當時之用也

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

善曰周易曰履信思乎順又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翰曰資用也脩令詞立誠節以為常業

僕少竊鄉曲之譽

善曰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則未可與論行也　濟曰譽美稱也言竊岳謙詞也

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

五臣作尉

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為郎

善曰爾雅曰忝辱也命謂舉命之爾雅命告也凡尊者之言曰命孝經曰則周公其人也　良曰賈充為司空轉太尉薨謚曰武公　岳弱冠太尉舉秀才也

逮事世祖武皇帝為河陽懷令

善曰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崩號上世祖禮記曰逮事父母臧榮緒晉書曰岳出為河陽令轉懷令漢書河內郡有懷縣河陽縣也　向曰逮及也

尚書郎廷尉平

音病　善曰漢書曰宣帝初置廷尉左右平秩皆六百石平皮命切　翰曰岳既宰二邑補尚書郎廷尉平為公事免也

今天子諒闇之際

善曰尚書曰亮陰三祀陰默也信默三年不言天子惠帝也　濟曰晉武帝崩惠皇居喪故曰今天子諒闇也

領太傅主簿府主誅除名為民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楊駿為太傅輔政髙選吏佐引岳為太傅主簿駿誅除名　良注同

俄而復官除長安令

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俄者須臾之閒也漢書音義如淳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　良同善注

遷博士未召

拜親疾輙去官免自弱冠涉乎

五臣作于

知命之年

善曰禮記曰二

十日弱冠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向曰召拜謂謝而上也免解也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善曰一進階謂從懷令為尚郎也再免謂任廷尉平以公事免遷博士以去官免也三遷謂廷尉平領太傅主簿及遷博士周易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漢書揚雄曰以為遇不遇命也廣雅效驗也　濟曰岳以司馬安為巧自以為拙效力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曰善作也固謂拙於用多善曰論衡曰博覽古今者為通藏榮緒晉書曰和嶠字長輿莊子謂惠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　良曰長輿曾為岳論此也謂岳拙於用多者言岳長於用少短於用多稱多則吾豈敢言拙信而有徵善曰論語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左氏傳叔向曰君子之言信

而有徵濟曰岳言稱用多誠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
不敢當言拙則嶠說有驗也
時善曰尚書曰俊乂在官又曰百工惟時向曰方當乂理工官時是也言皆在於是拙者可以
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善曰漢書曰列
侯太夫人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
侯乃得稱太夫人左氏傳荀罃曰余羸老也　翰曰岳
自為拙者將絕意榮祿焉
濟曰太夫人謂岳母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
從斗筲所交之役乎善曰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
母日嚴論語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左
氏傳晉侯謂汝叔齊曰魯侯善禮叔齊曰而屑屑焉習
儀以亟方言曰屑屑不靜也論語子曰噫斗筲之人何
足算也　袁宏後漢紀郭林宗曰大丈夫焉能久處斗筲
之役乎　良曰尚猶復也屑屑猶區區也筲竹器容二

升言我復何能違所親滕下顏色敬養而反驅驅從斗筲之祿自為役乎言不能也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善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非已所務也庶近也荅賓戲曰仲尼抗浮雲之志　銑同善注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舂稅足以代耕善曰毛詩曰築室百堵漢書景帝詔曰藝種樹可衣食物莊子善卷曰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閒而心意自得家語曰原憲衣弊衣衎然有自得之志說文曰稅租也禮記曰夫祿足以代其耕　向曰舂稅謂舂粟為米稅其利以代耕也灌園鬻蔬以供朝夕之膳善曰列女傳曰於陵子曰終為人灌園字書曰粥賣也粥與鬻同音義也說文曰膳具食也　向曰鬻賣蔬菜膳食也牧羊酤酪以俟伏臘之費善曰鄭玄周易

注曰牧養也廣雅曰酤賣也古護切釋名曰酪乳汁所作也漢書曰秦德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歷忌釋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臘者風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故改為臘臘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其先祖　翰曰伏臘謂夏有伏冬有臘費用也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善曰論語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　濟曰既為此事而孝父母友兄弟是亦我之為政於家何必在於國也拙者岳復謙也

乃作閒居之賦以歌事遂情焉善曰韓詩序曰勞者歌事聲類曰遂從意也　向曰岳以閒居為遂情故歌歌詠其事

其辭曰傲墳素之長圃

步先哲之高衢善曰左氏傳楚靈王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賈逵曰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素王之法九丘亡國之戒也上林賦曰翺翔乎書圃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　銑曰三墳之書素王之法以為長圃嘯傲於中矣哲智衢道也將步遊先古聖帝之道以為業也雖吾顏之云厚猶內愧於甯蘧有道吾不仕無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善曰尚書曰顏厚有忸怩楚漢春秋韓信曰臣內媿於心管子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　向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言我見先哲之迹雖以厚顏懷甯蘧之事益復內愧　翰曰艱難也天下有道吾不能進仕無道吾不能佯愚是巧智之不足拙艱之有餘也此岳疾時而自責於是退而閒居于洛之

涘身齊逸民五臣作人名綴下士善曰楊佺期洛陽記曰城南七里名曰洛水蔡邕祓禊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涘毛萇詩傳曰涘猶涯也論語子曰逸民伯夷叔齊禮記曰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良曰逸人散逸之人下士卿士之下者岳將退居故云齊逸人岳嘗從官故云綴下士也濟曰涘岸也陪京泝伊面郊後市善曰南都賦曰陪京之陽薛宗東京賦注曰泝向也楊佺期洛陽記曰洛水之南名曰伊水周禮曰面朝後市鄭玄儀禮注曰面前也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凡三市大市名曰金市公觀之西城中馬市在大城之東洛陽縣市在大城南然市洛陽縣也銑曰郭外曰郊浮梁黝糾於以徑度靈臺傑其高峙五臣作跱善曰河南郡縣境界簿曰城南三里洛水浮橋方言曰造舟謂之浮梁郭璞曰即今浮橋也黝長貌楚辭曰不能陵波以徑度陸機洛

陽記曰靈臺在洛陽南去城三里毛萇詩傳曰傑特立也思玄賦曰松喬高跱孰能離徐爰射雉賦注曰跱立也 向曰徑直也靈臺臺名天子占候之所傑猶壯拔也岳家近此 掬

窺天文之祕奧究人事之終始 善曰日月五星天之文也陸賈新語曰楚王作乾谿之臺闚天文謝承後漢書曰姚俊九明圖緯祕奧字書曰祕密也廣雅曰奧藏也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法陰陽之會周易曰歸妹人之終始 濟曰窺觀也祕奧精其微也其觀其運行遲速干犯得其精微人事興亡盡以知之

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幙綠徼 善曰其西宅之西也元戎兵車也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禁營謂五營也陸機洛陽記曰五營校尉前後左右將軍府皆在城中陸機既不言所處難得而詳也鄭玄禮記注曰徽旌旗之名也 翰曰岳宅西也元戎大兵也禁營掌禁兵也徽旌旗名玄綠綠皆色也

谿

五臣作溪子巨黍異絭卷同機善曰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巨黍者皆射六百步之外許慎曰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也孫卿子曰繁弱巨黍古之良弓異絭同機言弩絭雖異而一同機也漢書音義張晏曰連弩三十絭共一臂然絭弩弓也李奇曰絭弓也字林曰絭音卷孔安國尚書傳曰機弩牙也本或為異卷同歸誤也良曰絭發箭處也礮五臣作礟普貌反石雷駭激矢蝱音盲飛善曰礮石今之抛石也皆匹孝切廣雅曰駭起也呂氏春秋曰激矢遠法言曰羿激矢泡蝱兵法飛石重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東觀漢記光武作飛𧈫箭以攻赤眉廣雅曰𧈫飛箭名也方言曰凡箭三鎌謂之羊頭三鎌長六尺謂之飛𧈫郭璞曰此謂今之射箭也鎌稜也銑曰礮石以石激物也其聲如雷之駭箭去如蝱蟲之飛以先啓行曜我皇威善曰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西都賦曰耀威而講武事

向曰此在陣之先以曜我天子兵威其東則有五臣無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閒善曰陸機洛陽記曰辟廱在靈臺東相去一里俱魏武所從三輔黃圖曰大司徒宮奏曰明堂辟廱其實一也毛詩曰於穆清廟洞簫賦曰又足樂乎其敞閒也翰曰岳宅東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宮辟雍養國老之所清穆閒敞言清美高大也環林縈映圓海迴淵善曰三輔黃圖曰明堂辟廱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濟曰環林圓海明堂辟雍水木周繞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善曰毛萇詩傳曰聿述也南都賦曰奉先祖而追孝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文考謂晉文王也尚書曰惟予文考良曰文考晉文帝之祖也言述追文考之道尊嚴其父武帝故以文王配於上天祗聖敬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善曰言尊

祖父以配天所以明順也養三老五更所以崇年也韓詩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言湯聖敬之道上聞於天白虎通曰禮三老於明堂所以教諸侯孝也禮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弟也　銑曰祗亦敬也聖敬言聖人之道也祭先祖所以明順敬

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去聲　善曰七發曰於是背秋涉冬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楚辭曰青春受謝王逸曰謝去也莊子曰隨四時之施漢書曰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施猶布也　向曰言春時陰氣退陽氣升也

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義　善曰左氏傳曰宰孔曰天子有事於文武杜預曰有祭事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郭璞曰既祭積薪燒之周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鄭司農曰三祀皆積柴實生體焉燎而生煙以報陽也禮記曰周人禘嚳而郊稷鄭玄曰禘郊祖宗謂祀祭以食也左氏傳曰天子非

展義不巡狩　向曰郊祀也展其禮義之事

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

善曰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綦邕獨斷曰大法駕備千乘萬騎　翰曰鈞天廣樂天樂也千乘萬騎言多也

服振振以齊玄管啾啾子流而並吹去聲

善曰左氏傳卜偃曰童謠云袀服振振音真服虔曰袀服黑服也杜預曰振振威貌也說文曰袀玄服也音均風俗通曰竹曰管王逸楚辭注曰啾啾鳴聲也　濟曰振振絜貌啾啾吹聲玄黑也

煌煌乎隱隱乎茲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

善曰蒼頡篇曰煌煌光明也上林賦曰煌煌扈扈隱隱盛也又曰沈沈隱隱春秋考異郵曰飾禮容成文法史記曰孔子陳俎豆設禮容漢書龔遂曰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史記曰天下之壯觀上林賦曰君未覩夫巨麗　良曰煌煌隱隱皆盛貌巨大也

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延國冑左納良逸善曰郭緣生述征記曰國學在辟廱東北五里大學在國學東二百步魯靈光殿賦曰萬户如一爾雅曰延進也國學教冑子大學招賢良進尚書曰夔教冑子李尤明堂銘曰夏進賢良銑曰雙宇如一言整齊也良逸則賢也祁祁生徒濟濟儒術善曰安革猛詩曰祁祁我徒毛詩曰濟濟多士班固公孫弘贊曰蕭望之以儒術進向曰祁祁濟濟禮義得中貌生徒儒術則冑子賢良或升之堂或入之室善曰家語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七十餘人翰注同教無常師道在則是善曰尚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蔡邕勸學篇曰人無貴賤道在則尊論語叔孫武叔曰吾亦何常師之有道在則是濟曰道在者則以為師故無常故髦士投紱名王懷璽

善曰言棄紱藏璽咸來學也毛詩曰髦士攸宜爾雅曰髦俊也漢書曰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西京賦曰懷璽藏紱　銑曰髦俊卿士投棄綬紱名譽之王懷藏璽紱而來學也

訓若風行應如草靡 善曰論語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向曰襄此教訓如風靡草

此里仁所以為美孟母所以三徙也 善曰論語曰里仁為美鄭玄曰里者人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為善也列女傳曰孟母舍近墓孟子嬉戲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處也乃去舍市旁其子嬉戲為賈街孟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處也乃舍學宮之旁其子嬉戲乃設俎豆進退揖讓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　翰曰此言近仁里與近學之美也

爰定我居築室穿池 善曰毛詩曰築室百堵莊子孔子曰魚相造于水者穿池而養給　濟曰於此定居

長楊

映沼芳枳支爾樹籬善曰馮衍顯志賦曰捷六枳而為籬良曰楊柳樹也沼亦池也枳果樹也以為藩籬

遊鱗瀺仕咸灂仕角菡萏敷披善曰瀺灂出沒貌高唐賦曰巨石溺之瀺灂毛萇詩傳曰菡萏荷華銑曰敷披開也

竹木蓊烏孔藹於害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椑之柹助理反善曰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烏椑木大谷梨未詳也椑方彌切　良曰蓊藹參差鬱茂貌洛陽有張公居大谷有夏梨海內唯此一樹梁國侯有烏椑柹故代傳之

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殖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曜丹白之色善曰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弱枝棗王逸荔枝賦曰房陵縹李周文朱仲未詳蒼頡篇曰殖種也漢書音義曰櫻桃含桃也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胡桃出西域廣志曰張掖

有白柰酒泉有赤柰 翰曰靡無植種也周文王時有弱枝棗樹味甚美房陵有朱仲者家有縹李代所希有若此果木無不種之也三桃侯桃櫻桃胡桃也二柰則丹白二色也

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衍弋戰乎其側梅杏五臣作李郁棣之屬繁榮麗藻五臣作藻麗之飾 善曰石榴即若榴也蒲桃似燕薁磊落實貌蔓衍長也博物志曰張騫使大夏得石榴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得蒲陶郁今之郁李棣山櫻桃也張揖上林賦注曰薁山李也郁與薁音義同郭璞上林賦注曰棣實似櫻桃 濟曰石榴蒲桃梅李郁棣皆果木名言珍美之也磊落蔓衍衆多貌繁榮藻麗果花光色可以飾林園也

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 善曰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 良曰照爛光明也

菜則葱韭蒜筭芋達句青筍昔尹紫薑堇謹薺甘

旨蓼了荌綏芬芳善曰毛詩曰堇荼如飴毛萇曰堇菜也居隱切韻畧曰荌香菜也相推切銑曰皆菜名味甘而氣香也蘘而羊荷依陰時藿向陽善曰崔豹古今注曰蘘荷宜陰翳地依陰而生也鄭玄儀禮注曰藿豆葉也曹子建求親表曰葵藿之傾太陽　向曰蘘荷菜生於陰地藿菜側葉而向陽也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於是凜秋暑退熙春寒往善曰楚辭曰竊獨悲此凜秋字書曰凜寒也左氏傳張趯曰火中寒暑乃退老子曰衆人熙熙如登春臺廣雅曰熙熾也周易曰暑往則寒來　翰曰當秋節也　濟曰重言春秋暑退寒往之時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善曰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體以行和藥以勞宣嘗膳載加舊痾有

痊七全反 善曰禮記曰諸侯曰夫人注夫之言扶也言能以禮自扶板輿車名傳暢晉諸公贊曰傳祗以足疾板輿上殿板輿一名步輿周遷輿服雜事記曰步輿方四尺素木為之以皮為襻揭之自天子至庶人通得乘之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杜預左氏傳注曰宣散也說文曰痾病也莊子曰今余病少痊司馬彪曰痊除也 良曰板輿以板為輿輕軒輕車王畿近都城之地言岳毋乘車覽矚郊野遊行家園以和其體以宣其藥是時稍加膳食舊疾有瘳岳所以為樂也

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善曰曹子建名都篇曰列坐竟長筵結猶屈也言屈軌不行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結軌還轅 濟曰孫子子孫也結軌並迹也

陸摘紫房水挂赬鯉善曰馬融高第頌曰黃果揚芳紫房潰漏張載安石榴賦曰紫房獨熟毛萇詩傳曰赬赤也 向曰紫房謂果木房實有紫色赬鯉鯉魚赤也

或宴于林

或禊胡計于氾音似　善曰史記曰武帝禊霸上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宮人皆禊於東流水上自洗濯拂除宿疾垢也風俗通曰禊者絜也仲春之時於水祓除故事取於清絜爾雅曰窮瀆曰氾郭璞注曰水無所通也爾雅曰又水決復入曰氾　翰曰禊祓除垢疾也氾水岸也昆弟斑白兒童稚齒善曰禮記曰班白不提挈爾雅曰幼稚也方言曰稚小也　濟曰髮班白者老也稚幼齒小也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善曰毛詩曰萬壽無疆史記曰武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黃香天子頌曰獻萬年之王觴論語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良曰萬壽萬歲也獻觴酒也見親衰老而懼見親壽考而喜壽觴舉慈顏和善曰舞賦曰嚴顏和而怡懌　向曰慈顏謂母之顏色浮杯樂飲絲竹騈羅善曰說苑曰公承不仁舉大白浮君廣雅曰浮

罰也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風俗通曰絲曰絃西京賦曰夾蓬萊而駢羅　向曰浮杯流杯也絲竹絃管也駢並羅列也

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

善曰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奮袖低卬頓足起舞傅武仲儛賦曰抗音高歌為樂方佗謂榮貴也國語曰晉文公適齊齊侯妻之女甚善焉文公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佗　翰曰抗舉孰誰也他他事也

退求已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

善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求諸已曾子曰日就業夕而自省論語孔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論語考比讖賜問曰格言成法亦可以次序也　濟曰省察也用薄才劣岳謙詞也格至也

幾陋身之不保尚五臣作而**奚擬於明哲**

善曰爾雅曰幾近也孟子曰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毛詩曰既明且哲以

保其身　良曰陋身岳自謂也言身幾將不保何敢仰
比於明哲明哲謂周任也言遭楊駿之事殆不全也
衆妙而絶思終優遊以養拙　善曰老子曰玄之又玄衆
妙之門毛詩曰優哉游哉
亦是戾矣鄭玄曰戾止也優游自安止言思不出其位
銑曰衆妙則老子云衆妙之門也絶思者盡心於此以
養其拙岳
復謙詞也

哀傷

長門賦并序

司馬長卿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宫愁悶悲思

善曰外戚傳曰陳皇后者長公主嫖女也曽祖嬰為唐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女初武帝得立為太子長公主有力取女為妃及即位為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光五年坐女子楚服等為皇后巫蠱祠祭呪詛罷退歸長門宮嫖匹妙切

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善無黃字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善曰漢書曰卓氏女文君既奔相如相如與俱之臨邛賣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身自滌器於市中　向曰工善也事不宜斥言與相如金故託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善曰鄭玄儀禮注曰于為也　翰曰欲因此辭解悲愁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善有親字幸善曰說文曰悟覺也　濟曰陳皇后復得親幸案諸史傳並無此文恐敘事之誤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虞善曰神女賦曰夫何神女之妖麗何休公羊傳注曰據疑問不知者曰何佳人謂陳皇后也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廣雅曰佳好也爾雅曰虞度郭璞曰謂測度也　良曰逍遥行貌自度量己事魂踰佚逸而不返兮五臣無兮字形枯槁考而獨居善曰言精魂踰佚形體枯槁悲悴之甚也蒼頡篇曰佚揚也楚辭曰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槁古老切銑曰言憂思顦顇之甚也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善曰我武帝也言帝皆許朝往暮來幸臨於已今以飲食懽樂而忘於人人后自謂也　向曰樂其飲食與寵衛子夫而忘人心慊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善曰移字或從火非也爾雅曰省察也慊理兼切　翰曰慊絶也言君心絶移不省察我故舊新交得意者而

與相親也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慤苦角之歡善作懽心善曰蒼頡篇曰懷抱也鄭玄禮記注曰慤原也空角切濟曰伊惟也慢愚后自謙也望帝之來故常懷貞慤以自歡也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善曰願君問已因而自進也尚猶奉也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良曰願得聞君自已之音而重之因復自進也言玉者貴之也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善曰言奉君虛言望為誠實離宮即長門宮也在於城南也銑曰言奉君虛言期幸長門我望此以為誠信脩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五臣無曾字不肯兮善作乎幸臨善曰具有饌也史記曰臨親也向曰薄具清潔之饌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善曰楚辭曰悲愁窮慼兮獨處禮記曰祥而廓然鄭玄曰憂懼在心

之貌　翰曰廓然潛處專一其精神也登蘭臺而遥望兮神怳怳凡往而外淫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怳失意也韓子曰神不淫放則身全廣雅曰淫游也蘭臺臺名　濟曰登以望君怳怳思君也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隱隱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善曰毛萇詩傳曰鬱積也楚辭曰日窈冥兮羌晝晦說文曰窈深遠也毛詩曰殷其雷殷音隱　良曰聞此謂君之來也窈窈暗也隱隱聲也飄風迴而起善作起閨兮舉帷幄之襜襜昌廉反　善曰楚辭曰裳襜襜以含風王逸曰襜襜摇貌　銑曰起至也襜襜動貌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誾誾善曰酷烈誾誾香氣盛也誾誾魚斤切　向曰相紛相盤也孔雀集而相存兮元猿嘯而長吟翡翠

脅翼而來萃兮鸞鳳飛而北南居心心憑噫依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善曰說文曰存恤問也憑噫氣滿貌管子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翰曰存猶並也萃聚脅歛也憑噫懷歎邪氣恨氣也言鳥獸飛翔吟嘯與偶相集故心懷歎不得舒洩憂恨之氣壯盛攻於中情也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善曰好色賦曰周覽九土尚書曰從容以和正殿塊以造操天兮鬱並起而穹丘弓崇閒從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郭璞方言注曰鬱壯大也穹崇高貌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閒頃也謂下臺少頃郭璞方言注曰靡靡細好也向曰正殿前殿也塊大也徙倚立也廂廊也靡靡室宇美好也擠濟玉戶以撼胡感金鋪平兮聲噌

測耕吰胡耕而似鍾音善曰字書擠排也說文曰撼搖也金鋪以金為鋪首也噌吰聲也噌音曾吰音宏濟曰擠排撼搖也金鋪扉上有金花花中作鈕鐶以貫鎖故撼搖有聲似鍾音也刻木蘭以為榱衰兮飾文杏以為梁羅丰峯茸如恭之游樹兮離樓梧五故而相撐丑耕善曰丰茸衆飾貌游樹浮柱也離樓攢聚衆木之貌漢書音義曰瓚曰邪柱為梧字林曰撐柱也直庚切良曰木蘭文杏木名榱椽也游樹邪柱也丰茸衆柱貌離樓攢衆木貌梧逆也撐倚也施瑰木之欂貧碧櫨盧兮委參差以槺康梁善曰言以瑰奇之木以為欂櫨委積參差以承虛梁說文曰欂櫨柱上枅也方言曰㝩虛也㝩與槺同音康銑曰瑰大槺虛也欂櫨斗栱之屬參差以承虛梁時髣髴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

善曰楚辭曰時彷彿而遙見說文曰髣髴見不諟也尚書曰導河積石將七羊反　向曰積石山名也髣髴象類此五色炫縣以相曜兮煥爛煜而成光善作爛燿五燿以成光臣緻作致錯石之瓴零甓蒲覔兮象瑇瑁之文章善曰埤蒼曰炫光貌廣雅曰曜照也賈逵國語注曰曜明也鄭玄禮記注曰緻密也錯石雜衆石也言累衆石令之密緻以為瓴甓采色間雜象瑇瑁之文章也爾雅曰瓴甋謂之甓郭璞曰甋甎也翰曰錯石衆石也瓴甓甎也言累甎石似瑇瑁之文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善曰尚書曰荆州厥篚玄纁璣組孔安國曰組綬類也周禮曰幕人掌帷綬之事鄭司農注曰組綬所以繫帷也　濟曰組綬楚人善為之故用以連繫帷幔也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噭叫以哀

號兮孤雌跱於枯楊善曰爾雅曰楣謂之梁三輔黃圖曰未央東有曲臺殿央央廣貌廣雅曰嗷鳴也　銑曰白鶴孤雌良鳴時立於枯楊無滋潤之樹自喻獨悲於深宮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善曰楚辭曰姱容脩態亙洞房　向曰黃昏不來望君之心絕矣月在空如懸也徂盡洞深也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善曰宋玉諷賦曰援琴而鼓之七畧曰雅琴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以自禁也賈逵國語注曰援引也　翰曰援持也調謂變常調以奏愁思之曲不可長者言愁思常難堪案流徵以却轉兮聲幼要妙而復揚善曰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　良曰案徵絃而却轉之使其聲抑而復揚也幼妙細聲故曰抑也貫歷覽

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昂善曰言依曲次第貫穿而歷覽之至其中操也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琴道曰琴有伯夷之操窮則獨善其身不失其操故謂之操漢書王章妻謂章曰不自激卬如淳注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卬五郎切　濟曰貫猶次第也操曲也慷慨歎息自卬自激厲也言次第歷其聲至於中曲歎息自激厲也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善曰流離涕垂之貌舒息悒而增欷虛義兮蹝所綺履起而彷步郎徨音黃　善曰息歎息也悒悒也楚辭曰憯悽增欷蒼頡篇曰欷泣餘聲也蹝履足指挂履也蹝與躧音義同　銑曰舒息長舒氣也欷歔哀也蹝躡也彷徨猶徘徊也揄五臣作投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諐殃善曰說文曰揄引也爾雅曰諐過也　良曰袂袖翳蔽也自數己之過咎無面目之可顯

兮遂頹思而就牀善曰廣雅曰頹懷也言懷其思慮而就牀　良曰懷其思慮就牀而寢

摶徒丸芬若以為枕兮席荃銑蘭而茝昌待香善曰芬若荃蘭皆香草也言為枕席與君來而幸臨也摶著也叚丸切　濟曰摶持也芬若荃蘭茝皆香草持以為枕席以喻修絜其行

忽寢寐而夢想兮魂若君之在傍惕寐覺而無見兮魂迋迋若有亡善曰琴操聶政之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常夢想思見之也迋迋恐懼之貌狂往切莊子曰君惝然若有亡　銑曰惕驚也迋迋驚貌覺而不見於君若有所失也

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善曰楚辭曰目眇眇兮愁予言將曉也淮南子曰西方其星昴畢今出東方謂五月六月也　向曰予陳后自

稱也畢昴之星晨見東方正秋時也望中庭之藹藹於害兮若季秋之降霜善曰藹藹月光微闇之貌禮記曰季秋之月霜始降　翰曰藹藹月色如季秋之霜白也夜曼曼五臣作漫漫莫半切其若歲兮五臣無兮字懷鬱鬱其不可再更善曰楚辭曰終長夜之曼曼又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明晦之若歲又曰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而增傷鄭玄周禮注曰鬱不舒散也越絕書曰計倪曰會稽之飢不可再更　濟曰漫漫若歲言夜長也更易也言懷愁鬱鬱不可重易歡樂之時而為之也澹去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善曰説文曰澹搖也李奇曰澹猶動也偃蹇佇立貌也楚辭曰思不眠而極曙王逸曰曙明也莊子廣成子謂帝曰自汝治天下日月之光益以荒矣然荒欲明貌亭亭遠貌　良曰曙曉也亭亭漸明也澹然佇立待曉荒然漸及明也

妾人竊自悲五臣有傷字兮究年歲而不敢忘善曰管子婦對桓公曰妾人聞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不敢忘不敢忘君也銑曰妾人陳后自謂也究盡也雖盡年歲終不忘君也

思舊賦并序

向子期善曰臧榮緒晉書云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始有不羈之志康既被誅秀應本州計入洛太祖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未達堯心是以來見反自役作思舊賦後為黃門郎卒向注同思舊舊者思其故舊也

余五臣有少字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嵇康為竹林之遊預其流者向秀劉靈之徒呂安字仲悌東平人也鄒陽上梁孝王書曰

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也翰曰不羈言不可羈束也

然嵇志 五臣作意

遠而踈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安妻甚美兄巽報之巽內慙誣安不孝啓太祖徙安遠郡即路與康書太祖見而惡之收安付廷尉與康俱死見法謂被法也說文曰法刑也 翰曰康意高遠於人事踈畧安心曠大於俗表放逸

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 善曰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也國語曰先人就世方言曰就終也文士傳曰嵇康臨死顏色不變謂兄曰向以琴來不兄曰已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息曰太平引絕於今日邪干寶晉紀云廣陵散於今絕矣 濟曰綜集也就命就戮也

余 五臣無余字

逝將西邁經其舊廬 善曰言昔逝將西邁今返經其舊廬毛詩曰逝逝將去汝 良曰逝往

也西邁者謂秀西行之京也言往日西行今還而過其舊居舊居即山陽竹林也于時日薄虞

淵寒氷淒然善曰淮南子曰日入于虞淵之汜良曰虞淵日入處也鄰人有吹笛

者發聲寥亮追思五臣作想曩昔遊宴五臣作讌之好感音而歎

故作賦云

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善曰論語曰將命者出戶鄭玄曰將命傳

辭者鄭玄毛詩箋曰將奉也徂行也毛詩曰不能旋反爾雅曰適往也銑曰秀為郡計椽吏故云將命北徂

言北歸也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善曰國語曰秦汎舟於河漢書

河內郡有山陽縣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善曰西都賦曰原野

蕭條孟子曰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毛詩曰俟我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善曰二子謂呂安嵇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 向注同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善曰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墟見麥秀之蔪蔪此父母之國志動心悲也 翰曰謂過舊居故引此詩惟古昔以懷人兮心徘徊以躊躇儔音除善曰方言曰惟思也說文曰懷念也韓詩曰搔首踟蹰 濟曰徘徊心不安躊躇行不進也棟宇存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五臣作遊如善曰家語孔子謂魯哀公曰君仰視榱桷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如往也 良曰謂嵇呂二子之形神也焉何如之也昔李斯之受罪五臣作戮兮歎黃犬而長

吟 善曰史記曰李斯出獄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黄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兎可得乎 銑曰吟歎聲也

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 五臣作命 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 善曰運遇五行運轉遇吉凶也領會冥理相會也鄭玄禮記注曰領理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 翰曰會合也言康之刑是運遇會合當終之秋索琴而彈是寄命於分寸之陰耳此向生思舊之深故再言也

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絶而復尋停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 善曰洞簫賦曰其妙聲則清淨厭瘱長門賦曰聲幼眇而復揚停駕言駕將邁遂停不行毛詩曰駕言出遊廣雅曰將欲也胡廣弔夷齊文曰援翰錄弔以舒懷兮毛詩曰我心寫兮 良曰尋續邁行援持也寫心謂思舊之心也

歎逝賦并序

陸士衡 善同濟注 濟曰臧榮緒晉書云陸機字士衡吳人也年二十閉門勤學流譽京邑聲溢四表為吳牙門將軍吳平楊駿辟機為太子洗馬為司空張華所重後為江都王穎司馬遂為穎所害逝往也言日月流邁人世易往傷歎是事因而賦焉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 善曰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安國曰平生少時也賈逵國語注曰僅猶言纔能也 銑曰皆長老之所談者也凋落死亡也 余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暱交密友亦不半在或所曾共遊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

内索然已盡以是思哀哀可知矣善曰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爾雅曰暱近也孫林曰親之近也長笛賦曰密友近實索盡貌也家語孔子謂哀公曰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　向曰言哀之甚也懿美也乃善有為字賦曰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善曰禮記曰地氣上齊天氣下降而百化興焉鄭玄曰齊讀曰躋躋升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翰曰伊惟也運流行也升上降下襲因也四時上下相代謝紛然無極日望空以駿驅節循虛而警立善曰警猶驚也濟曰日行于空虛如駿馬之驅馳四節謂日所迫曾不得少息常自警策而立其節矣此謂歲月之速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善曰素問雷公曰請問短期黃帝曰在經論中管子曰導血氣而求

長年曰執守也良

時飄忽其不再老晼於遠晚其五臣作而將及善曰楚辭曰時不可兮再得思玄賦曰辰倏忽其不再楚辭曰白日晼晚其將入　良曰飄忽疾貌不再不可再來也晼晚日暮也比人年老也

懟直遂瓊蘂之無徵恨朝霞之難挹一入反善曰字林曰懟怨也西京賦曰屑瓊蘂以朝飡必性命之可度楚辭曰噏正陽而含朝霞毛詩傳曰挹斟也挹音揖斟音俱　銑曰瓊蘂朝霞皆仙者服之以取長年今我將老是瓊蘂無驗朝霞不可挹酌也

望暘善作湯谷之善作以企遣智予惜此景之屢戢善曰山海經曰湯谷上於扶桑一日方出郭璞曰上於扶桑扶桑在上也一日至一日出言交會相代也毛詩曰企予望之鄭玄曰跂足則可望見之企與跂同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戢藏也　向曰暘谷日所出也景亦日也戢藏也企予言我企立而望之歎惜

此日屢為藏没使人代謝不居也　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

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閱揔也毛詩曰滔滔江漢濟曰滔滔水流貌揔衆水而成其川終日流去而後水相

續世閱人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　善曰夫世之得名緣於君上人之父子相繼亦取其名故以一代之人通呼為世人楚辭曰老冉冉而逾施廣雅曰冉冉進也　濟曰冉冉人老貌言揔衆人而成于世終日老謝而後人相繼

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　善曰言皆滅亡而不能故以新代故是以不能故也　銑曰

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　善曰野每春其必華喻人何世而弗新草無朝而遺露喻世何人之能故夫露之在草無一朝有餘以喻人之居世無一時而能故也王逸楚辭注曰遺餘也　良曰無朝遺露無一朝而不有露也

經終

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善曰楚辭曰日長無絶兮終古周易曰品物咸亨鄭玄禮記注曰素故也　向曰素舊也言人世互新雖及終古而常若此至於物類亦如舊日譬日及之在條恒雖盡而弗五臣作不悟善曰言命之行逝譬乎日及雖至於盡而不能悟潘岳朝菌賦曰朝菌者世謂之木槿或謂之日及　翰曰悟覺也日及木槿華也朝榮夕落漸至於盡不即覺也雖不寤善作悟其可悲心惆焉而自傷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長善曰廣雅曰惆痛也爾雅曰亮信也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遥　濟曰惆悵也安何也痛靈根之夙殞怨具爾之多喪平聲協韻　善曰靈根祖禰也具爾兄弟也南都賦曰固靈根於夏葉　良曰靈根靈木之根喻祖考也夙早殞没也具爾謂兄弟也詩云戚戚兄

弟莫遠具爾悼堂構之隤五臣作頹瘁萃愍城闕之丘荒善曰尚書曰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瘁猶毀也毛詩曰在城闕兮銑曰堂構祖考所構之堂皆崩頹毀瘁城闕亦丘墟荒蕪此機情多傷吳亡矣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亡善作忘咨余命善作令之方殆何視天之茫茫善作芒芒善曰芒芒猶夢夢也詩曰民今方殆視天夢夢鄭玄曰夢夢亂也爾雅曰殆危也向曰懿美戚近咨嗟殆困也茫茫不明也傷懷悽其多念慼善作慼貌瘁而尠五臣作鮮歡善曰蒼頡篇曰瘁憂也瘁與悴古字通爾雅曰尠少也翰曰慼憂瘁病鮮少也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善曰舞賦曰幽情形而外揚良曰言我懷傷叩發自多端緒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為言

居充堂而衍宇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善曰毛詩曰自古在昔充滿於堂盈衍於宇皆殘滅也爾雅曰彌終也　銑曰言昔時賓族衆盛若此也充滿衍溢也　向曰詎幾無多也言思昔雖已終年時亦無多日也而親戚舊人無不殘滅或冥邈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平聲協韻　善曰說文曰冥窈也廣雅曰寥深也廓空也信松茂而柏悅嗟芝焚而蕙歎平聲協韻　善曰毛詩曰如松之茂淮南子曰巫山之上順風縱火紫芝與蕭艾俱死栢悅蕙歎蓋以自喻　翰曰同類相感也冥邈久遠也僅纔也芝蕙香草也言親友既逝其情無聊苟性命之不善作弗殊豈同波而異瀾善曰言人之性命脆促不殊譬水同波而無異瀾也　濟曰性命波瀾既同賓族盡歿自思將復同此瞻

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難善曰此路死路也晏子春秋曰前車覆後車戒良曰軌車也言觀前車之覆重涉其路固以難也啓四體而深悼懼茲形之將然善曰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　銑曰懼已將復化也毒娛情之善作而寡方怨感目之多顏善曰廣雅曰毒痛也歸田賦曰聊以娛情方術也多顏謂亡者既多而非一狀也　向曰毒病寡少也言觸目皆感多在顏面諒五臣作亮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善曰爾雅曰怡樂也　翰曰亮善怡悅也顏之憂猶感於目其神何往而獲其怡悅矣言不可得也尋平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善曰夫響以應聲像以寫形今形聲既亡故尋其響像魯靈光殿賦曰忽縹渺以響像濟曰尋思親故音響形像見昔時器物而為增懷也步

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思觸萬類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善曰翹茂盛貌毛詩曰翹翹錯薪河圖曰地有九州以苞萬類魏文帝與吳質書曰節同時異　濟曰翹英也言節序雖同而時人各異也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迮音責善曰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史記伍子胥曰日暮塗遠故倒行而逆施之聲類曰迮迫也阻格切　良曰如行者塗路尚遠而日已暮以喻天甚長而人已老是以意迫迮也親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索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善曰落落稀貌靡靡盡貌索協韻所格切舊要猶久要也遺餘也言顧久要於遺存之中得十一於千百之內十一者謂通千百而計之十分而得其一言亡多而存寡也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銑曰靡靡少貌索盡要妙也舊十今得其一舊

千今得其百蓋失其九分矣樂隕善作隤心其如亡哀緣情而來宅善曰辥君韓詩章句曰隤猶遺也向曰隕落亡失宅居也言樂易失而哀易居也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為容善曰說文曰契約也論語子曰後生可畏古詩曰人生天地閒忽如遠行客翰曰言後生見我老不與我交以容禮相待復增其憂耳末契下交也然後彌節安懷妙思天造善曰楚辭曰夕弭節于北渚王逸曰弭安也論衡曰孔子作春秋妙思自出胷中周易曰天造草昧濟曰弭低也以為理不可強故低志節安懷抱妙思天之造物精浮神淪忽在世表𥨊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善曰表外也大暮猶長夜也言覺斯理則晚死者何足矜早夭者何傷也繆熙伯挽歌曰大暮安可晨寐猶死也古詩曰潛寐黃泉下銑曰乃𥨊古今

為長夜天下同寢寐復何有早晚而矜怨於其間邪此機自解之詞

指彼日之方除豈茲情之足攪音狡　善曰毛詩曰日月其除又曰祇攪予心毛萇曰攪亂也　向曰除去也言彼日之去乃常事耳何足攪亂我情而使憂也

感秋華於衰木瘁零露於豐草在殷憂而弗違夫何云乎識道善曰言達人之志混齊死生今反感木衰之秋華思豐草之零露是乃在殷憂而不去何云於識道乎毛詩曰零露團兮又曰在彼豐草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毛萇曰違去也　法言曰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殷深也　翰曰至如感病於秋華衰木零露茂草之節是不避深憂之人豈得云識道士也瘁病豐茂違避也

將順天地之大德遺聖人之洪寶善曰爾雅曰順養也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濟曰洪大也言

將養生而遺榮也

解心累於末迹聊優游以娱老善曰莊子曰解心之繆去德之累容動色治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累猶負也毛詩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班固漢書述曰疏克有終散金娱老　良曰言游道德以解中心憂累下末之迹優游自娱以終老也

懷舊賦并序　善曰懷舊賦者懷思也謂思於親舊而賦也

潘安仁

余十二而獲見於父友東武戴侯楊君始見知名遂申之以婚五臣作昏姻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父芘琅邪內史潘岳楊肇碑曰肇字季初滎陽人封東武伯薨謚曰戴芘音毗言岳有名譽為肇所知漢書曰宦皇帝知名者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肇女適潘岳左

氏傳晉呂相絕秦曰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婚姻 向曰岳父臣與東武伯楊肇嘗同為官故曰友戴謐余自謂也申重也 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親之愛 善曰賈弼之山公表注曰肇生潭字道元太中大夫次韶字公嗣射聲司馬 銑曰肇子亦與岳崇代親而相愛也謂子父各相友代代相親愛 不幸短命父子凋殞 善曰論語孔子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 翰曰言肇與道元公嗣皆短命逝沒也 余既有私艱且尋役于外 善曰私艱謂家難也毛詩曰未堪家多難 余又集于蓼尋役謂之任也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 濟曰岳自遭父憂後徙官外郡 不歷嵩丘之山者九年于茲矣今而經焉慨然懷舊而賦之曰 善曰陸機洛陽記曰嵩高在洛陽東南五十里 良曰楊肇塋葬嵩山岳望之而念舊也

啓開陽而朝邁濟清洛以徑渡善曰應劭漢官儀曰開陽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光武使視之因刻記其年月日以名門焉楚辭曰不能凌波以徑度　銑曰邁行徑直啓開也晨風淒以激冷夕雪暠胡老以掩路善曰埤蒼曰暠白也　向曰晨風朝風也轍含冰以滅軌水漸子兼軔刃以凝沍胡故反　善曰顏延年纂要解曰車跡曰軌軌並輪謂之軔王逸楚辭注曰軔支輪木也廣雅曰漸漬也字林曰凝冰也杜預曰沍閉也　翰曰車轍冰合而滅軌迹水入車輪凝凍也軌迹漸入軔輪沍凍也塗艱屯其難進曰晚於遠晚而將暮善曰周易曰屯難楚辭曰白日晚晚其將入　翰曰艱屯險阻也晚晚日落貌仰睎歸雲俯鏡泉流善曰傅毅七激曰仰歸雲迴遊風西都賦曰鏡

清流　濟曰
睎視鏡鑑也

前瞻太室傍眺嵩丘

善曰山海經曰太室
之山郭璞曰即中嶽
嵩高山也今在陽城縣西漢書曰太室嵩高也戴延之
西征記曰嵩高中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揔名嵩也
小說曰昔傅亮北征在河中流或人問之曰潘安仁作
懷舊賦曰前瞻太室傍眺嵩丘嵩丘太室一山何云前
瞻傍眺哉亮對曰有嵩丘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寫書
誤耳　良曰太室嵩丘皆中岳名今云前瞻傍眺似是
他山恐傳寫之誤太室山
名在南多以為此前瞻矣

東武託焉建塋啓疇

善曰如
田　淳漢書
注曰塋冢田也賈逵國語註一井　胡
為疇　銑曰即楊肇塋葬疇隴也　郎

巖巖雙表列列行

楸　音秋　善曰崔豹古今注曰堯設誹謗之木今之華
表也以橫木交柱頭古人亦施之於墓爾雅曰槚大
而散楸郭璞曰老乃皮麤散皆為楸　向
曰表華表也巖巖高貌楸木名列列行貌

望彼楸矣感

于予思去聲　善曰尚書曰予思日孜孜既興慕於戴侯亦悼元而哀
嗣墳壘壘以接隴善作壘壘而接隴栢森森以攅植直利反協韻　善曰
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欝何壘壘廣雅曰壘重也說文曰
壟丘也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植松栢梧桐以識其墳
鄭玄周禮注曰植根生之屬　翰曰戴侯即楊肇元即
道元嗣即公嗣也　良曰壘壘墳隴接連貌森森盛貌
植生也何逝沒之相尋曾舊草之未異善曰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
哭焉鄭玄曰宿草陳根　銑曰言相尋而逝舊草未及變異也余揔角而獲見承戴侯
之清塵名余以國士眷余以嘉姻善曰毛詩曰總角丱兮孔安國尚書傳曰
承奉也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史記豫讓曰智伯國士
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向曰揔角童子髻也岳是時見

楊肇肇以岳為國士故與昏姻也清塵猶清風皆美言也

自祖考而隆好逮二子而世親歡攜手以偕老庶報德之有鄰 善曰毛詩曰君子偕老家語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論語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翰曰偕俱也逮及也二子謂道元與公嗣也恨不得與二子俱老相與為鄰而我得報國士之德

今九載而來歸 善作一來

空館閴其無人 善曰周易曰闚其戶閴其無人埤蒼曰閴靜也 濟曰館宅也閴空也

陳荄被于堂除舊圃化而為薪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宿草陳根也方言曰荄根也音階說文曰除殿階也 良曰除階道也圃園也薪樵也室宇無人故生草大也

步庭廡以徘徊涕泣流而霑巾 善曰說文曰廡堂下周屋禮記曰孔子泣然流涕張平子四愁詩曰側身北望

沸霑巾泣胡犬切 翰曰廡長屋也流泣淚下貌巾衣襟宵展轉而不寐驟長歎以達晨善曰毛詩曰展轉伏枕漢書曰劉向或夜觀星宿不寐達旦 銑曰宵夜也展轉反側也驟數也晨明也獨鬱結其誰語聊綴五臣作掇思於斯文善曰楚辭曰遭沈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 濟曰鬱結意不申貌言我將與誰語但掇採餘思於斯文矣

寡婦賦并序 善曰寡婦者任子咸之妻也子咸死安仁序其寡孤之意故有賦焉少無夫曰寡

潘安仁

樂安任子咸者善無者字有韜世之量善曰賈謐之山公表注曰護字子咸奉車

都尉廣雅曰韜藏也言度之大苞藏一世也　向曰任子咸樂安郡人也**與余少而歡焉雖兄弟之愛無以加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姜肱與二弟仲海季江友愛天至　良曰歡愛加過也**不幸弱冠而終**善曰論語孔子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禮記曰二十曰弱冠　良曰注同**良友既沒何痛如之其妻又吾姨也**善無也字　善曰孫卿子曰夫人必將擇良友而友之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肇次子適任護毛詩曰邢侯之姨左氏傳曰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是吾姨也　翰曰妻之姊妹曰姨咸妻則岳妻之姊妹吾岳自稱**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殞**善曰家語曰女年十五有適人之道適謂往嫁也喪服傳曰父者子之天夫者婦之天蔡伯喈女賦曰當三春之嘉月將言歸於所天　向曰言咸妻少喪其父母以之適咸

而咸逝也　又孤女藐邈焉始孩善曰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趙岐曰孩提謂二三歲之間始孩笑可提抱者　向曰藐孤貌孩嬰兒斯亦生民五臣作人之至艱而荼徒毒之極哀也善曰尚書曰不忍荼毒孔安國曰荼毒苦也　翰曰艱難也昔阮瑀既沒魏文悼之並命知舊作寡婦之賦善曰魏文帝寡婦賦序曰陳留阮元瑜與余有舊薄命早亡故作斯賦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等並作之　濟曰悼傷也余遂擬之以作善無作字叙其孤寡之心焉其

辭曰

嗟余生之不造兮哀天難去聲之匪忱市林反　善曰毛詩曰閔予小子遭

家不造天難匪忱言天行禍難不由誠信也爾雅曰忱信也　良曰余為咸妻稱也造成忱誠也言我生遭家不成而喪父是天降禍難雖有誠信不能攘卻少伶零傳匹成切善作俜而偏孤兮痛忉刀怛丁達以摧五臣作切心善曰偏孤謂喪父也古猛虎行曰少年惶且怖伶俜到他鄉伶力丁切毛詩曰勞心忉忉又曰勞心怛怛毛萇曰忉忉憂勞也又怛怛猶忉忉也　銑曰伶俜單孑兒母在故云偏孤忉怛悲傷也如切割其心也覽寒泉之遺歎兮詠蓼六莪俄之餘音善曰寒泉謂母存也蓼莪謂父母俱亡也　向曰詩云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又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此皆孝子思養其親故覽詠是篇而有遺歎餘音也情長感以永慕兮思彌遠而逾深善曰長笛賦曰長感感不能閒居兮曹子建應詔詩曰長懷永

慕翰曰言思親之深也感憂永長逾過也**伊女子之有行**去**兮爰奉嬪於高族**善曰毛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尚書曰嬪于虞孔安國曰奉行婦道於虞氏　濟曰伊惟也女子謂咸妻稱也有行謂自修德行也高族謂咸族望高也奉嬪謂奉行婦道於咸家**承慶雲之光覆兮**五臣無兮**荷君子之惠渥**善曰慶雲喻父母也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楚辭注曰慶雲喻尊顯君子謂夫也毛詩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詩傳曰渥厚也　良曰女言承父母餘蔭光覆又荷咸恩惠之厚**顧葛藟**力水**之蔓延**去**兮託微莖於樛**居幽**木**善曰葛藟二草名也言二草之託樛木喻婦人之託夫家也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毛萇曰木下曲曰樛纍猶蔓也樛居虯切纍力追切　銑曰蔓延柔弱貌**懼身輕而施**去**重**

兮若履冰而臨谷善曰曹植鸚鵡賦曰恕身輕而施重恐往惠之中虧丁儀妻寡婦賦曰恐施厚而德薄若履冰而臨淵毛詩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又曰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向曰施恩也履冰臨谷戒慎墮陷遵義方之明訓兮憲女史之典戒善曰蔡邕表公夫人碑曰義方之訓如川之流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　翰曰石碏云教子以義方言遵奉我家德義之方以為明訓古者后妃皆有女史我取以為法則典戒也奉蒸嘗以效順兮供灑善作洒埽以彌載善曰禮記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礿夏禘秋嘗冬蒸又曰女於大夫曰備埽灑毛詩傳曰灑埽也又曰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毛萇詩傳曰洒灑同班婕妤自傷賦曰供灑埽於帷幄永終死以為期爾雅曰彌終也　濟曰言供奉祭祀灑掃之禮效柔順之道以彌年載彼詩人

之攸歎兮徒五臣作從願言而心痗音妹 善曰毛詩曰願言思伯使我心痗毛萇曰痗病也音妹 銑曰願言偕老而不遂使我心痛為下文張本何遭命之奇薄兮遘天禍之未悔善曰魏文帝善哉行曰自惜奇薄少離凶殃爾雅曰遘遇也天禍未悔言天降禍于已未有悛悔之心也左氏傳曰天其悔禍于我 向曰言自薄命天不悔禍而遘此凶變榮華煜其始茂兮良人忽以捐背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榮華煜其始茂所將奄其俱泯楚辭曰及榮華之未落王逸曰榮華喻顏色也孟子曰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饜酒肉而後反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孔安國曰捐棄也 翰曰言已容色始茂而良人忽然弃捐我而逝矣靜閨門以窮居兮塊煢求營獨而靡依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靜閉門以却埽塊孤惸以窮

居　濟曰闃閴也
堀獨居貌靡無也易錦茵以苫沾尸席兮代羅幬直留以素帷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刷朱闕以白垩易玄帳以素幬桓子新論曰吾謂楊子曰君數見秉輿錦繡茵席禮記曰父母之喪寢苫枕塊楚辭曰弱阿拂壁羅幬張爾雅曰幬謂之帳幬丈尤切　良曰茵褥也居喪者寢苫張素帷言居夫喪故以苫席易錦褥以素帷代羅幬幬帳也命阿保而就列兮覽巾箑所甲以舒悲善曰列女傳曰齊孝孟姬曰后妃下堂必從傅母保阿箑扇也　銑曰阿保傅母也就列就哭位之行列箑扇也巾箑感平生服翫者故覽之以舒泄悲哀之情也口嗚噎因結以失聲兮淚橫迸而霑衣善曰韓詩外傳曰嗚歎聲也毛萇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家語曰公父文伯卒其妻妾行哭失聲丁儀妻寡婦賦曰涕流迸以淋浪字書曰迸散走也波諍切　向曰嗚噎哭泣貌

逆也散　愁煩寃其誰告兮提孤孩於坐側　善曰誰告言告誰也丁儀妻寡婦賦曰舍慘悴其何訴抱弱子以自慰王粲寡婦賦曰提孤孩兮出戶與之步兮東廂坐側靈坐之側也　翰注同

時曖曖愛而向昏兮日杳杳而西匿　善曰楚辭曰時曖曖其將罷王逸曰曖曖昏昧貌楚辭曰日杳杳而西頹丁儀妻寡婦賦曰時翳翳而稍陰日疊疊以西墜曹植贈白馬王詩曰白日忽西匿　濟曰曖曖不明皃昏黃昏也杳杳遠皃匿藏也

雀羣飛而赴楹兮鷄登棲五臣作栖而歛翼　善曰秦嘉贈婦詩曰啾啾鷄雀羣飛赴楹丁儀妻寡婦賦曰鷄歛翼以登棲雀分散以赴羣　良曰楹柱登上也雀夜宿於柱

歸空館而自憐兮撫衾幬以歎息　善曰楚辭曰私自怜兮何極毛詩曰袍衾與裯毛萇詩傳曰衾被也裯單被也　銑曰館宅也

自憐失其偶也衾被幬帳也思纏綿以瞀莫候亂兮心摧傷以愴惻善曰張昇與任彥堅書曰纏綿思好庶蹈高蹤楚辭曰中瞀亂兮迷惑瞀莫遘切　向曰瞀亂迷惑也愴惻悲傷也矅靈曄五臣作驛而遄邁兮四節運而推移善曰楚辭曰燿靈　而西征易乾鑿度孔子曰天有春秋冬夏之節故主四時古歷九秋篇曰寒暑推移　翰曰曜靈日也驛馳遄疾邁行也四節四時也運流也推移不停也天凝露而善作以降霜兮五臣無兮木葉落而殞枝善曰毛萇詩傳曰隕墜也　濟曰言秋時露凝而為降霜殞落也木葉落於枝仰神宇之寥寥兮五臣無兮字瞻靈衣之披披善曰曹植九詠曰葛蔓滋兮冒神宇廣雅曰寥深也空廓寥寥也楚辭曰靈衣兮披披　良曰神宇靈室也寥寥空也靈衣夫平生衣披披動貌退幽

悲於堂隅兮進獨拜於牀垂善曰楚辭曰日暮黄昏嗟幽悲王粲神女賦曰登筵對兮倚牀垂　良曰幽深也隅角也牀靈座也垂邊也耳傾想於疇昔兮目髣髴乎平素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杜預曰疇昔猶前日也楚辭曰時髣髴以遥見曹植任城王誄曰目想宮城心存平素　五臣銑曰髣髴存念平生之形儀雖冥冥而罔覿兮五臣無兮字猶依依以憑附善曰冥冥幽昧也蘇武詩曰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依依思戀之貌小雅曰憑依也　向曰罔無覿見也猶以為可憑附也痛存亡之殊制兮將遷神而安措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痛存亡之異路將遷靈以大行厝置也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翰曰遷神安措謂遷柩歸葬也與生者異故云殊制也龍轜而儼以善作其字星駕兮飛

旐兆翩以啓路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駕龍轜於門側旐繽紛以飛揚禮記有龍輴鄭玄注曰龍輴畫轅為龍也說文曰轜喪車也音而毛詩曰星言夙駕禮記曰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設旐夏也然旐喪柩之旌也楚辭曰前飛廉以啓路濟曰儼端貌星駕早駕也旐引柩幡也翩飛貌啓路謂先路而行輪按軌以徐進兮五臣無兮字馬悲鳴而踟顧善曰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楚辭曰僕夫悲余馬懷兮踡局顧而不行局與跼古字並通渠足切良曰軌跡也踟顧踟躇顧盼不前也潛靈邈其不反兮殷憂結而靡訴善曰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毛詩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靡訴言無所告訴也銑曰潛靈幽潛不復還也殷深也靡訴無所告訴睎形影於几筵兮馳精爽於丘墓善曰家語曰俯察机筵其器存而不覩其人說文曰睎望也左

氏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䰟魄向曰睎視也自視形影雖在几筵之前而䰟魄精爽以馳入於丘墓也

自仲秋而在疚兮踰履霜以踐冰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自銜恤而在疚履春冬之四節韓詩曰惸惸在疚鄭玄毛詩箋曰在憂病之中周易曰履霜堅冰至翰曰在疚居喪也履霜踐冰經秋冬之節雪霏霏而驟落兮風瀏瀏留而夙興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風蕭蕭而日勁雪翩翩以交零毛詩曰雨雪霏霏楚辭曰秋風瀏以蕭蕭王逸曰瀏風疾貌濟曰驟數也瀏瀏風聲夙早興起也霤力救泠泠而善作以字夜下兮冰善作水字溓溓歛以微凝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霜淒淒而夜降水溓溓而晨結說文曰霤屋水流也又曰溓溓薄冰也力檢切良曰雪夜消而霤于簷也泠泠霤聲溓溓薄冰貌言霤下及地復凝為冰意惚怳兄往以

遷越兮神一夕而九升善曰老子曰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楚辭曰惟逞路之遼遠䰟一夕而九逝　銑曰言意迷亂遷越不定其神一夕九度飛揚庶浸遠而哀降兮情惻惻而彌甚善曰東觀漢記曰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鶩過山陵浸遠　向曰浸漸也以為時序漸遠哀情降歎而酸惻之懷日以甚也顧假夢以通靈兮五臣無兮字目烱烱古迥而不寢善曰陳琳神女賦曰儀營魄於髣髴託嘉夢以通精楚辭曰夜烱烱而不寐烱公泠切　翰曰假借也通靈通夫之神靈也烱烱目不閑而光也寢寐也憂思多故無寐也夜漫漫以悠悠兮寒淒淒以凜凜氣憤薄五臣作濆而乘胷兮涕交橫而流枕善曰楚辭曰終長夜之曼曼楚辭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毛詩曰秋日淒淒說文曰凜凜寒也

丁儀妻寡婦賦曰氣憤薄而交縈撫素枕而歔欷長笛賦曰泣血泫然交橫而下　濟曰漫漫悠悠長貌凄凄凜凜冷貌憤懣鬱結也秉胷上胷也

亡魂逝而永遠兮時歲忽其遒盡

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神爽緬其日永歲功忽其已成楚辭曰歲忽忽而遒盡毛萇詩傳曰遒終也廣雅曰遒忽也　良曰永長遒終也

容貌儡洛罪以頓悴兮左右凄其相愍

善曰鸜鵒賦曰容貌慘以顚頟丁儀妻寡婦賦曰頭頟貌之瓶瓶對左右而掩涕洞簫賦曰桀跖鬻博儡頓頟說文儡敗也瓶普楹切　銑曰儡毀也頓悴憔悴也左右見我如此悽然相愍也

感三良之殉秦兮甘捐生而自引

善曰毛詩秦風曰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左氏傳曰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杜預曰以人從葬為殉自引自殺也漢書主簿謂王嘉曰

君侯宜引決　向曰言我感此三賢且欲捐棄生命自死以從於咸鞠稚子於懷抱兮嗟低徊而不忍善曰王粲寡婦賦曰欲引刃以自裁顧弱子兮復亭史記曰楚懷王稚子蘭毛詩曰母兮鞠我出入腹我毛萇曰鞠養也鄭玄曰腹懷抱也翰曰稚子則謂孤女也顧此低徊復不忍棄此而死也嗟歎也獨指景而心誓兮雖形存而志殞善曰韓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皦日楚辭曰辭靈脩而隕志　濟曰指日心誓歎以自明也其形雖存志已與咸俱亡重曰仰皇穹兮歎息私自憐兮何極省微身兮孤弱顧稚子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梁若凌虛兮失翼善曰皇穹天也周易曰利涉大川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丁儀妻寡婦賦曰烏凌虛以徘徊　良曰穹天省察也女子幼稚未能識咸也　銑曰涉川無梁不

可濟也淩虛失翼不可飛也自喻喪耦難以為生

上瞻兮遺像下臨兮泉壤

善曰象謂形像也以其已化故謂之遺也　向曰遺象咸之形象

窈冥兮潛翳心存兮目想

善曰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心存目想　翰曰窈冥幽深也翳滅也

奉靈坐兮肅清愬空宇兮曠朗

善曰愬亦訴也愬向宇室也曠朗虛寂貌　濟曰靈坐虛座

廓孤立兮顧影塊獨言兮聽響

善曰楚辭曰廓抱影而獨倚丁儀妻寡婦賦曰賤妾煢煢顧影為儔　良曰廓空也塊孤貌顧聽者欲一覩聞咸之影響

顧影兮傷摧聽響兮增哀遥逝兮逾遠緬邈兮長乖

善曰國語聲子曰椒舉奔鄭緬然引領南望賈逵曰緬思邈也　濟曰緬邈長遠貌乖離也

四節流兮忽代序歲云暮兮日西

頹善曰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春與秋兮代序古詩曰凜凜歲云暮說文曰頹墜也　向曰四節四時也

霜被庭兮風入室夜既分兮星漢迴善曰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夜分而聞有鼓琴者魏文帝雜詩曰天漢迴西流　向曰被覆也夜分夜半也

夢良人兮來遊若閶闔兮洞開善曰楚辭曰倚閶闔而望兮　翰曰良人謂夫閶闔天門今以為室門蓋亦通言也

怛驚悟兮無聞超惝昌兩怳兄往兮慟懷善曰方言曰怛痛也莊子曰君慽然若有老子曰惚兮怳兮其中有象　良曰怛驚貌悟覺也慟者哀之極也

慟懷兮奈何言陟兮山阿善曰爾雅曰大陵曰阿　濟曰陟山阿望感之墓

墓門兮肅肅脩隴兮峨峨善曰毛詩曰墓門有棘方言曰無墳謂之墓秦晉之間或謂冢為壟　銑曰肅肅靜貌脩長隴墳也峨峨

高貌孤鳥嚶嚶善無一嚶字兮悲鳴長松萋萋善無一萋字兮振柯向曰嚶鳥聲萋茂貌風來振其柯條哀鬱結兮交集淚橫流兮滂沱善曰楚辭曰鬱結紆軫兮又曰涕流交集班婕妤自傷賦曰雙淚下兮橫流毛詩曰涕泗滂沱　翰曰鬱結積聚也滂沱淚多貌蹈恭姜兮明誓詠柏舟兮清歌終歸骨兮山足存憑託兮餘華要吾君兮同穴之死矢兮靡他善曰班婕好自傷賦曰顧歸骨於山足依松柏之餘休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曰髧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毛萇曰矢誓也之至也言至已之死信無他心　良曰蹈履也詩序曰柏舟恭姜自誓也衛太子恭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詩曰之死矢靡他之至矢誓靡無也言至死誓無他心自言守志而詠是詩餘華

餘年也吾君謂夫也言終當歸骨同於墓穴

恨賦

江文通 善曰劉璠梁典曰江淹字文通濟陽人也六歲能屬詩及長愛奇尚異宋桂陽王舉秀才齊興為豫章王記室天監中為金紫光祿大夫卒 翰曰同善注嘗謂古人遭時否塞有志不申而作是賦也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 善曰毛詩曰野有蔓草左氏傳秦伯謂蹇叔曰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古蒿里歌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 向曰淹望見平原陵墓蔓延之草合拱之木縈遶人骸骨有如聚斂魂魄於是中也

人生到此天道寧論 翰曰人生至於此誰復論

其天道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善曰列女傳曰趙津吏女歌曰誅將加兮妾心驚濟曰僕者淹自稱也恨人恨志不就也復念古人有如我恨而至死者將述之至如秦帝按劒諸侯西馳善曰說苑曰秦始皇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始皇按劒而坐戰國策蘇代曰伏軾而西馳良曰秦帝始皇也按劒而怒則六國諸侯西馳朝秦此言始皇疆盛若此也削平天下同文共規善曰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銑曰規法也既平六國天下同文共法也華山為城紫淵為池善曰過秦論曰踐華為城因河為池上林賦曰紫淵經其北向曰紫淵水名在西河遠取山水以為城池明壯大也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五臣作駕字黿鼉以為梁巡海右以送日善曰鄭玄毛詩箋曰

方且也紀年曰周武王伐紂東至于九江叱黿鼉以為梁列子曰穆王駕八駿之乘乃西觀日所入　翰曰吞一宇內心猶未已方將駕黿鼉以為橋梁度西海而送日入

一旦魂斷宮車晚出

善曰史記王稽謂范睢曰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不可知也韋昭曰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　濟曰一朝逝往魂神斷絕天子崩謂宮車晏駕晚出晏晏駕也志未滿而身遽終不其恨邪

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

善曰淮南子曰趙王遷流房陵思故鄉則為山木之謳聞者莫不隕涕高誘曰秦滅趙虜王遷徙漢中房陵山木之謳歌曲也

薄暮心動昧旦神興別豔姬與美女喪金輿及玉乘

善曰楚辭曰薄暮雷電高唐賦曰使人心動左氏傳曰昧旦丕顯杜預左氏傳注曰美色曰豔史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玉乘玉輅也　銑曰憂恚相積故心動神興豔

姬美女金輿王乘皆王者翫服於此喪別矣置酒欲飲悲來塡膺千秋萬歲為怨難勝善曰漢書曰上置酒沛宮鄭玄禮記注曰塡滿也戰國策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于誰與為樂也　向曰膺胷也嘗為君王遷逐若此其恨固不可勝也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善曰漢書曰李陵至浚稽山與匈奴相值戰敗遂降孫卿子曰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翰曰李陵與匈奴戰力窮不勝降匈奴是名之辱身之冤也拔劒擊柱弔影慙魂善曰漢書曰羣臣爭功或妄呼拔劒擊柱　曹子建表形影相弔晏子春秋曰君子獨寢不慙於魂　濟曰其心不平故拔劒擊柱朝行弔其影夜寐慙其魂以思已敗情往上郡心留鴈門善曰漢書有上郡鴈門郡並秦置　良曰上郡鴈門皆漢之塞也陵常思歸漢故心情存於此裂帛繫書誓還

漢恩 善曰漢書曰常惠教漢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蘇武等在某澤中李陵書曰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曰裂帛為書繫以歸鴈誓將報舊恩 銑 **朝露溘至握手何言** 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王逸曰溘奄也史記繆賢曰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交潘岳邢夫人誄曰臨命相決交腕握手 向曰溘奄也人如朝露豈可久也奄然至此握手何言陵圖報漢德終而不成為恨固已多也然此皆隨淹賦意而言事不如此且陵自降匈奴漢誅其族便怨於漢沒身匈奴中非有報恩之意按此乃淹文之誤矣 **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 善曰戰國策曰樊於期仰天太息流涕 翰曰王昭君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獻漢元帝會匈奴遣使請一女子帝謂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而歎越席而起乃賜單于後為觸晉文帝諱改為明妃

君者貴人通稱**紫臺稍遠關山無極**善曰紫臺猶紫宮也古樂府相和歌有度關山曲濟曰紫臺宮也天子所居處明妃適單于故云稍遠極窮也**搖風忽起白日西匿**善曰爾雅曰飆颻謂之飇颻音扶飆與搖同登樓賦曰白日忽其西匿潘岳寡婦賦曰日杳杳而西匿良曰搖風飄風也匿藏也**隴鴈少飛岱雲寡色**善曰漢書曰凡望雲氣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銑曰鴈南飛將盡明妃見而懷鄉仰視雲氣皆無色隴岱並山名**望君王**五臣作子**兮何期終蕪絕兮異域**善曰鬻子曰君王欲緣五常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矣李陵書曰生為異域之人向曰域國也蕪猶廢也明妃適異域望漢無期有以斯恨也**至乃**五臣作如字**敬通見抵**丁禮**罷歸田里**善曰漢書曰高后怨趙尭乃抵尭罪馮衍說陰就書曰衍與先事自歸上書報歸田

里漢書曰時多上書言便宜輙下蕭望之問狀下者或罷歸田里翰曰馮衍字敬通漢明帝以敬通才過其實抑而不用故歸田里抵拒也閉關却掃塞門不仕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趙壹閉門却掃非德不交吳志曰張昭稱疾不朝孫權恨之土塞其門濟曰閉關塞門却掃家庭不出求仕左對孺人右善無右字顧善有弄字稚子善曰禮記曰天子之妃曰后大夫妻曰孺人潘安仁寡婦賦曰顧稚子兮未識良曰稚子嬰兒也脫略公卿跌徒結宕徒浪文史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脫易也賈逵國語注曰略簡也揚雄自敘曰雄為人跌宕銑曰脫略輕易跌宕放逸也齎子兮志沒地長懷無已善曰馮衍說陰就書曰懷抱不報齎恨入冥鵾鷄賦曰眷西路而長懷毛萇詩傳曰懷思也向曰齎持也受抑之志死沒於地恨情無已及夫中散下獄神氣

激揚善曰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漢書谷永上疏曰贊命之臣靡不激揚　翰曰嵇康為中散大夫為呂安事收下獄而戮之康神氣自若濁醪夕引素琴晨張秋日蕭索浮雲無光鬱青霞之奇意入脩夜之不暘善曰嵇康與山巨源書曰濁醪一盃彈琴一曲又贈秀才詩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鄭玄禮記注曰索散也青霞奇意志意高也曹毗臨園賦曰青霞屯於前阿素籟流於森管漢書武帝李夫人賦曰釋輿馬於山椒奄脩夜之不暘孔安國尚書傳曰暘明也音陽　濟曰濁醪濁酒脩長暘明也琴酒康平生所服御者言康臨刑雲日為之蕭索無晶光負高奇之志入長夜而不明豈不恨歟已上恨者凡六人已下雜論其狀淹以為古今之情皆類於此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此人但聞悲

風汨于筆起血下霑衿五臣作襟　善曰孟子曰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登樓賦曰涕橫墜而弗禁然心當云危涕當云墜江氏愛奇故互文以見義漢書匈奴乃徙蘇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羊史記曰婁敬齊人也戍隴西琴道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幼無父母壯無妻子若此人者但聞秋風鳴條則傷心矣毛詩曰鼠思泣血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衿　良曰此皆易為恨者也孽子庶子也海上隴陰皆邊鄙也汨起風疾貌血下泣血也亦復含酸茹歎銷落湮沈善曰廣雅曰茹食也又曰湮沒也銷猶散也　銑曰酸鼻酸也銷落湮沈滅亡也言抱此酸歎至滅亡而不已故有餘恨若迺五臣作乃騎疊跡車屯軌黃塵帀地歌吹四起善曰此言榮貴之子車騎之多也吳都賦曰躍馬疊跡楚辭曰屯余車其千乘王逸曰屯陳也山陽公載記曰賈詡鳴鼓雷震黃塵

蔽天李陵書曰邊聲四起向曰屯聚軌跡也四起四面起也**無不煙斷火絕閉骨泉裏**善曰煙斷火絕喻人之死也王充論衡曰人死也猶火之滅火滅而耀不照人死而智不慧濟曰去車騎歌吹之歡如煙火斷絕而葬骨於泉裏由是恨也**已矣哉**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已發端歎辭**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隴平**善曰琴道雍門周曰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荊棘狐兎穴其中翰曰榮枯相待也銑曰綺羅琴瑟既已歇絕而池館丘隴亦復何有**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善曰論語子曰自古皆有死張奐與崔元始書曰匈奴若非其罪何肯吞聲

別賦

江文通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善曰言黯然魂將離散者唯別而然也夫人魂以守形魂散則形斃今別而散明恨深也楚辭曰魂䰟離散家語孔子曰黯然而黑　向曰黯然失色貌況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善曰言秦吳燕宋四國川塗既遠別恨必深故舉以為況也文子曰為絕國殊俗立諸侯以教誨之　良曰絕遠也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蹔起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善曰言此二時別恨逾切鮑照東門行曰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　濟曰行者多以此時感物悽傷矣稱百言多也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善曰荆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尚書大傳帝唱曰卿雲爛兮體漫漫兮　銑曰恨為離

別覺風雲改於常

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 善曰楚辭曰船容與而不進淹迴水以凝滯廣雅曰凝止也毛詩曰周道逶遲毛萇曰逶遲歷遠貌 向曰凝滯逶遲少留貌將為水陸之別

櫂 五臣作棹 容與而詎 五臣作來 前馬寒鳴而不息 善曰楚辭曰櫂齊揚以容與 翰曰棹檝也容與不進貌皆惜別之意

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 善曰韋誕詩曰旨酒盈金觴清顏發朱華毛萇詩傳曰御進也哀淑正情賦曰解蘊麝之芬衾陳玉柱之鳴箏楚辭曰涕潺湲兮霑軾 濟曰掩覆也觴酒杯也以金為之瑟有柱以玉為之言行子覆杯捨瑟登車而去涕淚霑軾也

居人愁臥怳 兄往 若有亡 善曰鮑昭東門行曰居人掩閨臥莊子曰君惝然若有亡 銑曰初別親友怳然若有所失

日下壁而沈 五臣作沉 彩月上軒

而飛光善曰軒檻版也向曰落日下隱於壁升月上照於軒月之十五日夜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翰曰蘭至秋色紅也楸木名離羅也巡層善作曾楹而空揜撫錦幙而虛涼善曰揜揜涕也涼悲涼也典略曰衛夫人南子在錦帷中廣雅曰帷幙帳也　濟曰巡歷層高楹柱也歷高柱揜泣也錦幙錦帳也虛涼悲涼也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善曰說文曰蹢躅任足也蹢與躑同馳戟切躅馳録切曹植悲命賦哀魂靈之飛揚　良曰居人既涕泣相思則意知行子離夢躑躅不進別魂飛揚不安故別雖一緒事有善作乃萬族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族類也　銑曰言多也至若龍馬銀五臣作金鞍朱軒繡軸善曰周禮曰馬八尺已上為龍後漢書明德馬皇后云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

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辛延年羽林郎詩曰銀鞍何焴爚瑟蓋空踟蹰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鄭玄曰軒輿也士以朱飾之軒車通稱也魯連子門客謂陳無宇曰君車衣文繡

帳飲東都送客金谷

善曰漢書曰高祖過沛帳飲三日漢書曰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廣兄子受字公子廣為太傅公子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石崇金谷詩序曰余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內縣金谷澗中時征西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澗中向同善注同

琴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

善曰琴羽琴之羽聲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微揮角羽張晏甘泉賦注曰聲細不過羽漢武帝秋風辭曰簫鼓鳴兮發櫂歌古詩

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翰曰琴而奏羽聲與簫鼓雜陳燕趙美人清歌以和之覩别離之事亦為悲傷也 珠與玉兮豔暮秋羅與綺兮嬌上春驚駟馬之仰秣 善作秣 聳淵魚之赤鱗 善曰言樂之成也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瓠巴鼓瑟而六馬仰秣成公綏琴賦曰伯牙彈而駟馬仰子野揮而元鶴鳴 濟曰盛飾伎樂暮秋之月珠玉照之生光色也上春之時綺羅對之增容姿也 良曰伯牙彈琴潭魚出聽瓠巴鼓瑟駟馬仰秣皆聽樂之所致也鱗亦魚也 造分手而銜涕感 善作感字 寂寞而傷神 善曰謝宣遠送王撫軍詩曰分手東城闉呂氏春秋曰聖人不以感私傷神 銑曰造至也雖樂聲之妙宴緒之樂至於分手為别皆銜涕傷神 乃有劒客慙恩少年報士 善曰漢書李陵曰臣所將屯邊者奇材劒客也又曰

郭解以軀籍友報仇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 向曰感恩報仇之志

韓國趙厠吳宮燕市 善曰史記曰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告聶政而言臣有仇聞足下高義故進百金以交足下之驩聶政拔劒至韓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又曰豫讓者晉人也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趙襄子滅智伯讓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厠欲刺襄子故言趙厠又曰專諸者棠邑人也吳公子光具酒請王僚酒既酣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既至王前專諸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又曰荆軻者衛人也至燕與高漸離飲於燕市後荆軻為燕太子丹獻燕地圖圖窮匕首見因以匕首揕秦王 向同善注

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抆 五臣作刎音問 血相視 善曰史記曰今太子請辭訣矣鄭玄毛詩箋曰往矣決别之辭訣與决音義同廣雅曰抆拭也毛詩曰鼠思泣血抆

武粉切　濟曰謂別父母去鄉里也　良曰刎拭也言泣血為別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善曰史記曰荆軻遂發就車不顧銑曰志士專一去不反顧但見馬行塵起方銜感於一劒非買價於泉裏善曰言銜感恩遇故効命於一劒非買價於泉壤之中也尉僚子吳起曰一劒之任非將軍也　向曰以劒刺人而自死者此感國士之義豈求價於黃泉哉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善曰燕太子丹遣荆軻與武陽入秦秦王陛戟而見燕使既鼓鐘並發武陽大恐面如死灰色戰國策曰武陽色變史記曰聶政刺韓相俠累死因自破面決眼屠腹而死莫知其誰韓取政尸暴於市能知者與千金久之莫知政姊曰何愛妾之身而不揚吾弟之名於天下哉乃之韓市抱尸而哭曰此妾弟軹深井里聶政自殺於尸旁晉楚齊聞之曰非獨政之賢乃其姊亦烈女莊子仲

尼謂顏回曰夫哀莫大於心死翰同善注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善曰司馬相如檄蜀文曰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漢書曰有障徼曰邊郡羽獵賦曰蒙楯負羽杖鏌邪而羅者以萬計濟曰箭有羽從軍負之於背而行遼水無極鴈山參雲善曰水經曰遼山在玄菟高句麗縣遼水所出海內西經曰大澤方百里鳥所生在鴈山鴈出其間孟子注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謝承後漢書劉詡曰程夫人富貴參雲良曰無極言廣深也參雲言高也閨中風暖陌上草薰善曰薰香氣也銑曰謂春時也閨房陌路薰香也日出天而曜景露下地而騰文鏡朱塵之照爛襲青氣之烟因熅善曰楚辭曰經堂入奧朱塵筵王逸曰朱畫承塵也楚辭曰芳菲菲兮襲人易通卦驗曰震東方也主春分日出青氣出震此正氣也向曰曜景

曜光景也騰文依於草樹騰其文章　翰曰朱塵朱莚塵也青氣薰爐中香青烟也言日景鏡照閨中華莚草薰襲香代爐中香氣也照爛明貌烟熅香氣

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裙

善曰言當盛春之時而分別不忍也左傳趙盾曰括君姬氏之愛子杜預曰括趙盾異母弟趙姬文公女也　濟曰桃李喻夫妻也霑裙涕淚霑於裙也

至如一去

善作赴字

絕國詎相見期

善曰琴道雍門周曰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臣為一揮琴而太息未有不悽愴而流涕者絕國絕遠之國　良曰絕遠詎無也

視喬木兮故里訣北梁兮永辭

善曰王充論衡曰睹喬木知舊都孟子曰故國者非為喬木有世臣也楚辭曰濟江海兮蟬蜕決北梁兮永辭　銑曰故里有喬木故視而識之北梁分別之地訣別永長也

左右兮魂動親賓兮淚滋

善曰蘇武詩曰淚為

生別滋向曰滋多也可班荊兮增恨惟樽酒兮叙悲善曰左氏傳曰楚伍舉將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蘇武詩曰我有一罇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叙此平生親翰曰班布也贈猶展也於路側折荊布地坐而置酒以展叙別離之恨值秋鴈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善曰毛詩曰居河之湄爾雅曰水草交曰湄濟曰湄際也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陽善曰漢書有淄川國又河內郡有河陽縣淄或為塞良曰淄右河陽二地名婦人自稱曰妾謂夫曰君同瓊珮之晨照共金爐之夕香善曰毛詩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司馬相如美人賦曰金爐香薰黼帳周垂銑曰言新昏也晨照謂晨興佩光照曜君結綬兮

千里惜瑶草之徒芳善曰結綬將仕也漢書曰蕭育與朱博為友長安語曰蕭朱綬結宋玉高唐賦曰我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臺精神為草寔曰靈芝山海經曰姑瑶之山帝女死焉名曰女尸化為䔄草其葉胥成其花黃其實如兎絲服者媚於人郭璞曰瑶與䔄並音遥䔄與瑶同向曰結綬從宦也瑶草香草以自喻也言君去千里徒為芬芳懸幽閨五臣作宮之琴瑟晦

高臺之流黃善曰張載擬四愁詩曰佳人贈我筒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環濟要略曰間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黃也翰曰幽深宮室也琴瑟不張故懸焉流黃素名言愁多視之不識春宮五臣作閨

閟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夏簟清兮晝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長善曰毛萇詩傳曰閟閉也班婕妤自傷賦曰應門閉兮玉階苔劉休玄擬古詩曰羅

帳延秋月張儼席賦曰席為冬設簟為夏施夏侯湛釭燈賦曰秋日既逝冬夜悠長　濟曰言四時相思也闋閉也不暮言其日長也釭凝謂燈明也

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

善曰織錦迴文詩序曰竇韜秦州被徙沙漠其妻蘇氏秦州臨去别蘇誓不更娶至沙漠更娶婦蘇氏織錦端中作此迴文詩以贈之符國時人也　良曰織錦為迴文詩使成章句以寄於夫思念别離故泣盡影傷也

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仙

善無此二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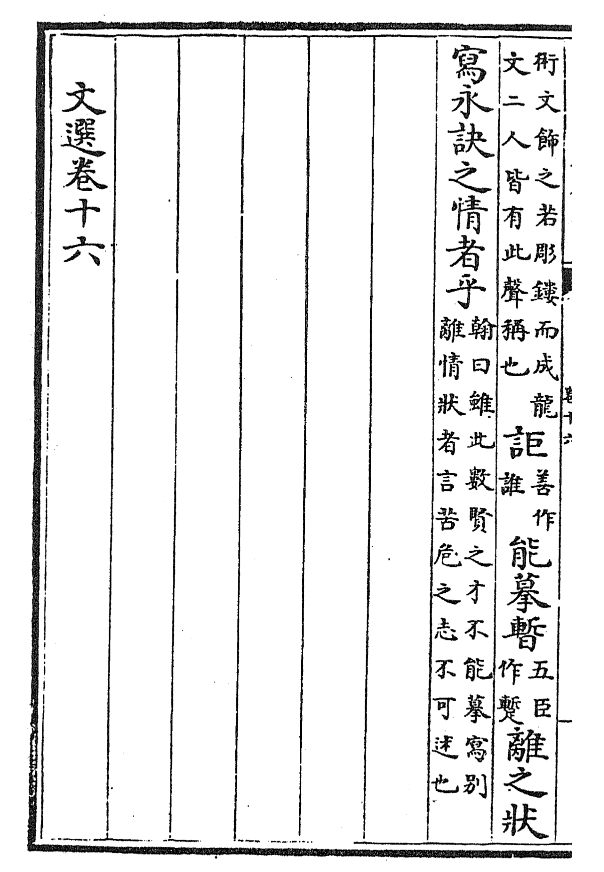
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

善曰方言曰寂安靜也南越志曰長沙郡劉陽縣東有王喬山山有合丹竈不顧不顧於世也練金鼎練金為丹之鼎也抱朴子曰鄭君惟見授金丹之經又曰九轉丹内神鼎中史記曰黄帝采首山銅鑄鼎鼎成龍下迎黄帝也方堅其志方堅也

銑曰丹竈鍊丹竈也不顧不歸也黄帝采首山銅鑄鼎鼎成龍上迎黄帝方堅力為之無退歸之意駕鶴上漢驂鸞騰天善曰張僧鑒豫章記曰洪井有鸞岡舊說云洪崖先生乘鸞所憇處也鸞岡西有鶴嶺王子喬控鶴所經過處　向曰御鸞鶴而升天漢也　躡游萬里少别千年惟世間兮重别謝主人兮依然善曰神仙傳曰若士者仙人也燕人盧敖者秦時遊北海而見若士若士曰一舉而千里吾猶未之能今子始至於此乃語窮豈不陋哉馬明先生隨神女還岱見安期生語神女曰昔與女郎遊於安息西海之際意此未久已二千年矣說文曰謝辭也　翰曰主人之平生游處謝别也依然不能無情　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歌善曰毛詩曰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絶世稱獨立　濟同善注桑中衛女五臣作艷

上宮陳娥善曰衛陳二國名也毛詩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良曰美貌曰娥美色曰艷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善曰楚辭曰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銑曰送君送夫也南浦送別之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善曰陸雲芙蓉詩曰盈盈荷上露灼灼如明珠遯甲開山圖曰禹遊於東海得玉珪碧色圓如日月以自照自達幽冥向曰露垂於草其狀如珠夏禹得玉珪碧色圓如日月言秋月類之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善曰千名言多也南都賦曰百種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善曰蔡琰詩曰心吐思兮胷憤盈翰曰盈多也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善曰亦互

文也左氏傳衛太子禱曰無折骨　濟曰言别離之所致**雖淵雲之墨妙皆**善無皆字**嚴樂之筆精**善曰淵王褒也雲揚雄也漢書曰嚴安臨淄人也徐樂燕無終人也上疏言時務上召見乃拜樂安皆為郎中　良曰王褒字子淵揚雄字子雲嚴安徐樂皆文章之士故云墨妙筆精**金閨**善作門字**之諸彥蘭臺之羣英**善曰史記曰金門宦者署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東方朔云公孫弘等待詔金馬門是也蘭臺臺名傅毅班固等為蘭臺令是也論衡曰孝明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　銑曰英彥皆美士**賦有淩雲之稱辯有雕龍之聲**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有淩雲之氣七略曰鄒赫子齊人也齊人為諺曰彫龍赫言操脩鄒衍之術文飾之若彫鏤龍文故曰彫龍赫　向曰司馬相如奏大人賦天子大悅曰飄飄有淩雲之氣鄒奭子脩鄒衍之



衒文飾之若彫鏤而成龍文二人皆有此聲稱也

詎善作誰能摹暫五臣作蹔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翰曰雖此數賢之才不能摹寫別離情狀者言苦危之志不可述也

文選卷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貢生臣張子誠